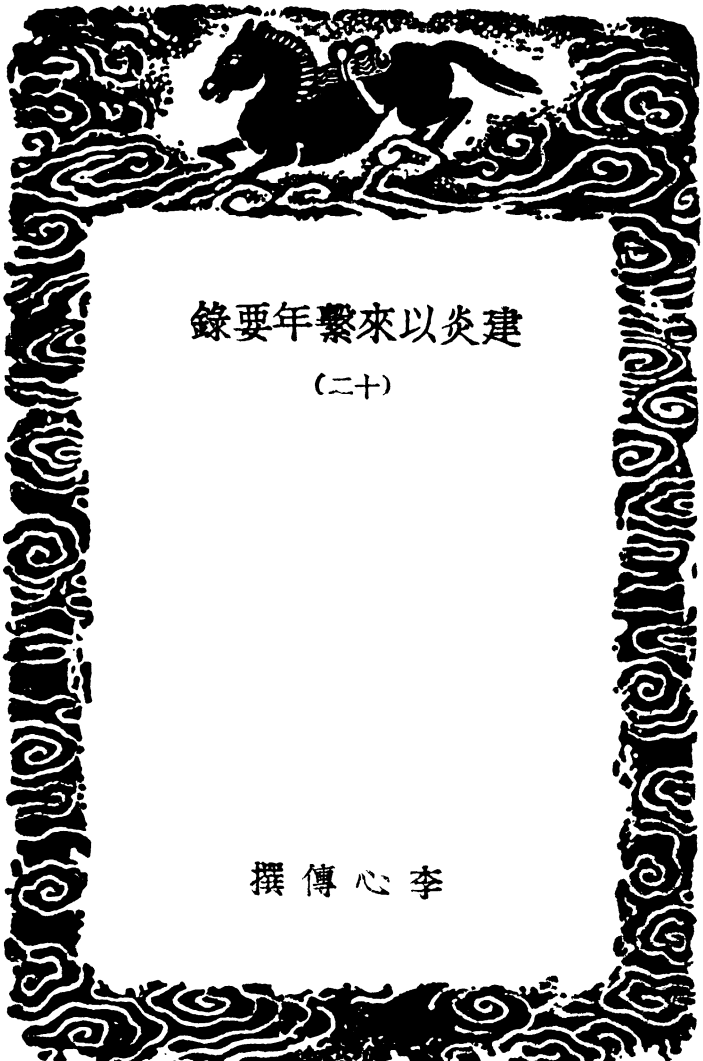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紹興九年】歲次己未。金熙宗亶天眷二年。時已定都臨安。故自此歲首不書上所在。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宮司陵寢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侍御史施庭臣守起居郎。庭臣之制有云。爾持忠貞之節。見義能斷。時蘇符、劉一止並爲舍人。未知何人所作也。

詔英州羈管人傅雱許自便。以雱建炎初首請出使故也。雱坐孔丹故流竄凡幾七年。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兼書中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敍。則是臣等身爲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平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僞命得解者。並與理爲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犒設。張邦昌、劉

豫僭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與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敍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敍用者與收敍。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日麻全不載此赦書條件。今以紹興請和錄條附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左承務郎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爲表以賀。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客謝不及。　責授祕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我至仇深隙。乃欲修好而倖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參知政事李光論之。　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

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黎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此據明年五月丁酉詔書附入。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愐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王倫等與恩澤裝錢在是月庚寅。

戊子。上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旣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優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先是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凄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熊克小厤稱校書郎范如圭。按誤。如圭明年二月方還校書。士優等受命在庚寅。克於丁亥書之。亦誤。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素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惟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機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官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爲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爲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詔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

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爲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祇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徬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封事當在今年二月士優、張燾行之後今因降旨附見南夫又爲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　宗正少卿馮檝權尚書禮部侍

郎以國信計議之勞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試宗正少卿。詔故追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紡白之肖胄。故通古自眞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知鄂州范澮縱之。澮坐奪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澮俟獲抃訖赴貶所。日曆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世忠乞放范澮狀修入。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卽能誦。

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贈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贈號安民靖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敵中有故。上下分櫌。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大

小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將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而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宜深慮之。熟謀之。今從約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以答敵人之詭祕。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輒不自量爲陛下再計。嗣今以往。使之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一有如太公、呂后之歸。便當博詢諸帥。獎勵將士。以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於乖離。示之以威。將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國家猶可立也。　左中大夫劉大中左通議大夫王庶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新除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和議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辭不拜。　太府少卿林待聘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施坰爲太府少卿。　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知鼎州。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領經費。都漕司蓋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祕閣高士瑰爲四川轉運判官。乃以糴軍糧爲詞。請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剗刷應副。許之。至是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此是於歲約軍需之外。暗侵諸路漕司歲計。勢必及民。凋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置。

成都記。士瑰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時已盡旨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議和非計。累表辭所進官。不許。太常少卿張絢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絢不肯議敵使朝見禮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紹興正論修入。祕閣修撰知饒州曾統守太常少卿。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曾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爲之。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爲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罷三帥兵柄韓王世忠爲樞密。請帥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其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檜之語韓云。何以不素告我。而遂爲是耶。韓覺秦詞色有異。倉卒惶怨。卽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張子韶云。按潛以此年罷馬帥。世忠時在淮東。十一年四月。乃罷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坐鼎客責嶺外。皆與此不合。(按)七年十二月。檜奏令世忠自楚州移屯鎭江。世忠言。敵情難測。乞留此軍。遮截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清誤記也。熊克小歷載潛罷軍職在今年四月。亦誤。起居舍人薛徽言卒。徽言雅爲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緡。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於參知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略以謂屬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爲議和。空我之圖。困我之師。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況今欲竭江南偏在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掊克之法。略已盡行。剝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尚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

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專爲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疏遠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煒所不辭。書幾數千言。其大略如此。煒、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特遷一官。銍以國朝建隆至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爲中執法。言於朝。詔銍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御。至是銍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上之。故有是命。然銍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爲秦檜所沮。不克成。

是日。金右副元帥濬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亶詔河南吏民。略曰。頃立齊豫以守南夏。累年於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酋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

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此書紹興講和錄有之。略載其語。以見金人亦知天意人心之所在也。又命官吏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行臺尚書省榜會驗近準尚書省降到契丹字詔書。今翻寫抄白在兼會。朝廷已遣人使於江南撫諭去訖。及省會職官百姓軍民事苦若是守等江南人使前來交割封界方行曉示。實慮至時難以陳告。須合豫先開示。一應據見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職官百姓使效軍民等。至有不同。原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右下宿州。可驗照。即目詔書內事理。意就便開作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職官軍民僧道耆老。列令一一仔細省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邱墳。依舊安業住坐。永致信義。實爲大事。不得致違誤錯失。付宿州。準此。天眷二年正月十五日。金中襖書云。達賚元帥同四太子提重兵來廢劉豫。未敢明言割地。事尚稱欲自有之。任張孝純爲行臺丞相。放赦寬恤。以鼓惑雙盲。先次計置般運幫藏盡數過河。次遣張通古、蕭哲來。皆是元議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否。方於河南出示割界文字。忽於今年正月間。陝西帥司申報夏國大軍壓境。并密封夏國榜來。時四太子方在東京。慮背腹受敵。幾於失措大急。先發割界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事他書皆無之。疑與李世輔相關。姑附此俟攷。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臨安府計度修建。時胡寅丁父喪居衡州。以書抵張俊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強暴所向憑陵。二是世間人不

知有三綱動則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爲何如寅此書必在二月已後今因降旨建淵聖宮殿附書之

太常少卿曾統爲殿中侍御史

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初參知政事李光請罷發運司事下三省事見去年十二月辛未至是三省請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以檢察內外官司失陷錢物舉催未到綱運措置糴買及總領常平爲職左宣教郎江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鍔罷鍔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鍔反覆奸佞苛刻擾民故並罷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醴泉觀郭仲荀爲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召汴京行臺尚書左丞相張孝純赴行在所孝純自慚乃白右副元帥濬王宗弼以儀同三司致仕歸徐州滕縣熊克小歷云孝純致仕而卒按十一年宗弼所上書云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則孝純未死也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湖荊浙閩廣路經制使司農少卿霍蠡直徽猷閣權發遣經制判官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知鎮江府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丙戌赦書一切甄敍恐忠邪不分功罪不別臣謂左右賣國虧損名教之人宜不在甄別之列其餘名存白簡重者未及二年輕者未及半

年並未許收敘詔令三省銓量取之。

己巳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熊克小厤書胡世將除陝西宣撫副使按諸書世將除川陝宣撫在今年九月六日癸未。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齎告以賜。上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丙戌赦書。劉大中、王庶並復職。大中之罪在不孝。庶之罪在欺君。落職未及一月。例蒙甄敘。蓋朝廷不肯任怨耳。臣任言責。亦復避之。則凡賞刑失當。誰爲陛下言哉。秦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趙甡之遺史云。秦檜令言者論庶、大中之罪。遂再奪職。

東京留守充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既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鷄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敵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諸將。以爲息兵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

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時。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是以小人窺其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爲仇人役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於是禮官定謚曰良恪。渡江後。宦者之有謚。蓋自此始。

癸卯。四川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田晟以修興元府、洋州堤堰溉田增稅。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書獎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衰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監察御史江西宣諭李棠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曰盜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懼。未嘗易業。二曰賊徒受招。初無悛改。隨復作過。比所捕賊徒。腰間已有受招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蔽縱。不以實聞。四曰稅戶交通。苟免禍害。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守令。協心施行。從之。

庚戌。尚書戶部侍郎李彌遜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求去。乃有是命。右諫議大夫李誼言。

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望密諭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卞壼廟曰忠烈。　僞熙河經略使慕容洧叛。洧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爲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洧慨然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洧又寇環州。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略使張中彥率兵援之。洧敗走。其衆多降。　初。僞齊知同州李世輔既弑夏州。其家悉爲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僞降制書。以世輔爲靜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皆繫階三省。自令僕以下。多闕而不除。書名者十纔一二而已。僞制今在利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紹興九年】二月〔按〕是月壬子朔。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榷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爲戒。遂命淮西宣撫司。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諶、武略大夫唐扑。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日歷。

二月壬戌勘會已降指揮。差鄭諶、唐扑將帶本軍馬隨仲荀前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揮在何日也。

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爲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書詔填委多出於炤筆。至是眞拜。中書舍人蘇符試給事中。仍兼資善堂翊善。大理少卿周聿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召少保醴泉觀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士仇悆赴行在。時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悆規輩。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張浚勳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既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械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趨召頤浩焉。勾龍如淵所言。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但以云朝廷以帥材難得。遂搜至

陳規、仇悆輩。如淵奏云云。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遏呂頤浩之行。按光世除宣撫。在正月十一日壬辰。而規、悆趨召。在二月二日癸丑。與如淵所記小差。然去年十一月壬庶除潭州時。悆已有詔命。今此當是趨召也。林泉野記云。秦檜以宿憾除頤浩西京。欲置之危地。又與如淵所云欲遏頤浩之行不同。如淵所云。恐非其實。今不取。

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謝祖信試太常少卿。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於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職。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祗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臣今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伏望檢會累奏。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乙卯。遣監察御史方廷實往三京、淮北宣諭。日下赴都堂商議職事。熊克小曆。載廷實出使在正月丙戌。蓋誤。今從日曆。祕書郎王利用守監察御史。權禮部侍郎馮檝言。和議既成。所當措置以善其後。一曰。謹守盟誓。望敕諸將。不得見小利而動。以啓釁端。二曰。還闕之計。當徐圖。雖建康亦未可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

蜀兵可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留以自貿易。既復五路。當令茶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來汴京等處養兵之費。全仰屯田。用額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難得效。七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求心腹之人安慰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割還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爲失信。要須先爲措置。免致生事。詔三省樞密院相度行之。

丙辰。直祕閣知鎮州高公繪復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坐奉使無狀也。初。詔公繪副王倫出使。公繪不行。故有是命。

丁巳。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度軍馬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諭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爲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爲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詔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呼召至朝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翌日。遂有是除。　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郭浩爲陝西路宣撫判官。時已命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浩父成舊爲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容洧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

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納其言乃命浩與宣諭使周聿偕往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吳革陞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翊衞大夫利州觀察使辛永宗陞安德承宣使尚書員外郎張炳直祕閣並爲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永宗兼提舉招置弓箭手炳兼提舉大內革炳不行　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鋐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爲名當避檜大怒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但明清誤以後周爲北齊耳熊克小厤正月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按日厤戊戌止是命秦檜撰陵名克小差也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強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爲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爲則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侮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爲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時歲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敵人與我讎釁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

敵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歡篤好。以息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顯者。尚庶幾於前。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定矣。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踐以來。習於戰鬬。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於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爲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新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爲矯僞。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而焞請免謝辭許之。又請追還職名。不許。焞乞免謝辭。在是月壬戌。乞追職名在丙寅。今聯書之。熊克小曆。今年八月末。始書焞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蓋諛矣。又云。焞前爲禮部侍郎已病。按史焞未嘗供職也。

建承軍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庚申。祕書少監王次翁守起居舍人。直祕閣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試太常少卿。監察御史三京淮北宣諭方廷實試祕書少監。前一日。秦檜因擬廷實除命。爲上言。臣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頃席益爲中書舍人。緣諫官論列。行赦文不工。當時令出守臨安。又移衢州及平江。皆佳郡也。益因此怏怏。其後呂頤浩爲都督。過平江。並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者。卿等能平

心用人甚善。熊克小厤監察御史方廷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未改祕書郎少監按廷實此時未行今月十一日壬戌有旨方廷實不候受告日下赴都堂稟議起發在改除後三日克實誤也　廷實請修諝寢廟下罪己之詔訪民疾苦收拔遺才招安盜賊慰撫官吏又乞空名告身補授士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仍聽以所施行事報陝西宣諭使周聿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中原淪陷久隔照臨必有潔身之士高蹈於山林者望乞命聿等博訪以聞從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應誠落致仕提舉京城四壁節制軍馬司參議官用郭仲荀奏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李誼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左宣奉大夫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新除祕書少監方廷實與宗正少卿鄭剛中兩易避家諱也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衞軍馬司公事

癸丑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廷臣並罷如淵與廷臣因私忿交爭奏廷臣嘗有指斥語上惡其告訐前一日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廷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朕不欲付有司以傷風教卿等可召廷臣詰問徐議黜責至是秦檜請斥廷臣而徙如淵俟其待罪求去然後補外上曰不然好惡須明乃詔廷臣語言狂率責監廣州都鹽倉如淵失風憲體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下出門其後檜擬如淵知瑞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詔賜士褒、郭仲荀銀帛各三百疋兩張燾、周聿各二百匹兩方廷實百五十

匹兩以士優等將出使也。

甲子。秦檜等進呈江湖、兩浙每月椿發大軍錢各有窠名。但多爲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乞將逐州軍均定。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窠名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足。則流爲盜賊矣。檜退而批旨。第命諸路漕司。以州縣大小。重別斟量均定。務令適中。仍俟月椿錢足。方許應副他用而已。寶文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植爲京畿都轉運使。代吳革也。三省言。河南新復州軍赦書。當付王倫行。不應一面遞發。詔監都進奏院羅萬、楊適並降一官。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郭及之特換右通直郎。添差簽書昭化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及之仲荀子也。

丙寅。右中散大夫宋煇復祕閣修撰。充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職事。與郭仲荀偕行。

己巳。詔韓世忠、張俊、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三員。各進秩一等。淮東統制十一。統領十三。正副准備將一百八十九。淮西統制十。統領十四。正副准備將二百九十七。京湖統制二十二。統領五。正副准備將二百五十二。用講和赦書推恩也。其四川宣撫司將佐。令本司具名給降付身。翰林學士樓炤兼侍讀。權尚書工部侍郎蕭振、中書舍人劉一止兼侍講。命入內內侍省押班藍珪提點皇太后殿一行事務。彰武軍承宣使新除陝西路宣撫判官郭浩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許量帶親兵以行。事畢赴行在。實士殘蜀口用兵錄。九年六月吳公玠薨。初吳公病劇。除金州安撫使郭浩四川宣撫判官。未行。改除浩陝西宣撫使。按日曆。浩以今年二月七日除陝西宣判。後十三日。改命爲宣諭。皆令

與周聿偕行。未嘗除四川宣判。又浩初除。去玠甚頗違。朝廷不應已知玠病劇。不知士殘何以云然。當考。

右朝奉郎王安道知泗州。時安道總戰艦在通州之料角。詔安道便道之官。仍令統領官張宗率舟師還鎮江府。是日。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儴、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上命士儴修奉諸陵。令京西湖北宣撫使岳飛濟其工費。士儴遂自武昌、信陽由蔡潁以往。

辛未。詔選人林長孺上書可採。特循一資。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癸酉。監察御史李棠罷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初命棠招撫江南羣盜。而棠專意督戰。巡尉多死。中書劾其罪。且謂棠於元奏畫一之外。欲移易兩路。及行在官吏。顯見擅權妄作。故罷棠。以其事付制置大使張守。

乙亥。常州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永不得應舉。師古嘗得胡銓封事。鋟木而傳之。秦檜命守臣直祕閣王縉究實。至是抵罪。

丙子。左宣教郎楊愿爲祕書郎。既而中書言愿未終滿外任。後旬日以愿通判明州。愿改命在三月丁亥。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員權令通舉通舉之旨在七月乙酉令併書

是月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又賜詔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采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爲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陛下即位十有三年卑詞重幣甘心屈辱者爲父兄故也徽宗北征而不復用是痛心疾首舉六軍而並進可也何事靡耗財用區區爲梓宮之求哉臣聞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過於漢唐此爲一可勝桀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弟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爲二可勝昔也兵民或叛今中原之民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此爲三可勝若金人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訃來聞可進不進二失也萬一遲之又久使兩河奸雄競起東南可安枕而臥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陛下復幸浙西臣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陛下若選形勝進居上流且攻且守一舉而前兩河傳檄而定矣今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爲繼一軍陷失其誰爲援劉光世竊琳

館之清名。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太祖馭將之方。享聖親征之行。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爲乎。陛下親賢急於堯、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然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於黨與。士弊於時學。官弊於資格。何者。昔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此其弊一也。宣和之學。弊於王氏。紹興之弊於伊川。大臣唱之。學者嚮應。陛下用尹焞、謝劉勉之。厚風俗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二弊也。今之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蹈之士。英豪奇特。可用以取天下者。困於選調。困於草萊。困於庸伍。困於祠廟。此三弊也。大臣擅權。陛下不斷。御史章疏每上。陛下收視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此重國柄。臣所以爲陛下謀也。祖宗時。天下常費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於東南。刮骨槌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又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所辦此。此蓄邊備臣所以爲陛下謀也。今日州縣之弊極矣。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庭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治事緩於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盧陵令王昌賊而虐民之吏也。交結虔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虔、吉教訟。以脅持州縣爲慮。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虔、吉賊吏者。故以此請爲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訟之有。若其賊汚。

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於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擇守令。臣所以爲陛下謀也。書凡數千言。其大旨如此。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於殿前副指揮使楊沂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紹興九年】三月壬午。按是月辛巳朔。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爲徽猷閣待制。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祕閣修撰。趙鼎之當國也。璆兩經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州。嘗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有召旨。詔書趣行。至則有中司之拜。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捃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賊盜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滅其迹。故有是請。於是史官言罷免後事迹。乞更不編載。奏可。其後書不克成。此以王明清揮麈後錄及日厤會要參修。但後錄以爲丁卯罷拜罷錄。恐誤。按會要九年三月六日有旨重修二十一年又用祕書少監林機言再行編修。其後不克成。史官乞不載拜罷後事迹。在十月辛未。

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常同、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丁亥。和州防禦使璩爲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汝嘉仍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侍從過宰執閤相見。既退。宰相須送出數步。時敦復見秦檜未嘗送出。每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舊六部胥吏。罪無大小。悉送大理。有罪而必送。則頗煩擾。不送則無以懲戒。常以爲患。敦復之爲尚書也。奏請置門頭杖。外可以省頻送之勞。內可以示必懲之威。是以胥吏知畏而不敢爲過。至今便之。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　徽猷閤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試工部侍郎。直寶文閤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祕閤修撰權知臨安府。既而澄辭。乃遷澄徽猷閤直學士。而璨爲浙西轉運副使。　顯謨閤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霈復徽猷閤直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復徽猷閤待制。皆以赦敍也。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更俟一赦取旨。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爲今日民間之病。有司從而變爲折帛錢。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處之使得其所。猶可以少紓民力。其說無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吳偉明乞用稅錢均敷。此徽及江東所宜耳。諸路未必可用。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各令條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頃。使戶無高下。人無貧富。凡有田產。以丈尺爲率。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稅法。如此奸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俵買本。一縑千錢。時縑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縑於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俵。名爲預買。其實白著。其後戶部又令折錢。每匹爲十千或八千。比歲絹直稍平。而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爲患。故祖信論之。

己丑。尚書左司員外郎閻邱昕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陳橐試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璿試右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王銖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祕書省著作郎胡珵守禮部員外郎。兵部員外郎呂用中守祠部員外郎。既而言者以珵、用中爲趙鼎之黨。乃以珵知嚴州。用中知建州。二人補郡在是月甲午。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皇太后册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册。兼冢寶。用金册以珉石。詔崇國公璩赴資善堂聽講祿賜如建國公例。右朝散大夫吳說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此以終去年八月辛酉上諭大臣事。

乙未。少保鎭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初。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乃命中使陳永肩將醫宣押頤浩赴行在。頤浩以病老力辭。上賜手札曰。朕以陝西重寄。非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卽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事。卿宜深體至意。毋更執謙。頤浩乃條具陝西利害。大略言。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計五路元係張中孚、張中彥、慕容洧之徒爲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敵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又言。陝西利害。今日所繫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曲賜聖慮。詔趣頤浩赴闕。既而頤浩至行在。上命國醫王繼先視其疾。頤浩留七日不能入見。上乃聽其辭。及將歸。復言。秦爲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使。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卽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

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敵人不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庶敵不敢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上既許頤浩台州養疾。乃以其子直祕閣杭爲直徽猷閣。添差提舉浙東茶鹽公事。以便其歸。江淮等路經制判官霍蠡言。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不復稽財用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案籍焚毀。綱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記者。但以調度不足爲憂。苛刻隱欺之患。不暇復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漕司。漕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爲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今將檢察其實。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餘。爲刻剝之務。亦將計其所取於民者幾何。有當取。有不當取者。從而是正之。覈其上供於朝廷。供億于大軍。及諸司之所支撥。州縣之所當用者各幾何。有當用。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是正之。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於朝廷。達於萬民。皆可通知。以爲經久之制。尙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爲聚斂之政。願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爲足國安民之計。悉力而奉行之。詔下諸路監司照會。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烏珠既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走破烏珠。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按榮之降。在未割地之前。不應附於明年五月而世輔自陝西入夏國後乃來歸。亦不從亳州路。碑蓋誤也。及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濬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赦文載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眞。乃已。接伴使烏陵噶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爲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爲別。應

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臺於大名。初。金以葛王褒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褒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褒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卽下釣橋。極爲肅靜。

丁酉。徽宗皇帝禫祭。上詣別殿行禮。

己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舍錢三日。自是雨雪則如之。詔分河南爲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鎭撫使翟興既死。其將李興降於劉豫。豫用爲鄜延路兵馬鈐轄。移河南。至是以興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尙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也。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充白波輦運。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旣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祕書省正字樊光遠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旣空府庫以奉之矣。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爲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者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感額相弔。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

靖炎以來繫年要錄

所親見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民盡力以固根本。勿沮士氣以備緩急。亦庶乎其可也。此疏不得月日。今附見交地界之後。詔增補殿前司鈐容直樂士以二百人爲額。舊鈐容直四百人。至是存者七十餘人。既而上聞其召募擾民。第命據見管人數存留而已。後旨在四月庚午。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陶愷行尚書金部員外郎。庚子。金人所命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上奏待罪。詔以彬爲左正議大夫。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炤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詔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二百十二人。用講和赦書各進秩一等。統制十三。統領二十一。正副准備將一百七十八。其後摧鋒軍統制左武大夫華州觀察使韓京等十五人亦如之。摧鋒軍統制、統領各一。正副將十三。今年五月已轉官。

壬寅。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秦檜兼提舉史館實錄院。以史館見修徽宗實錄故也。左諫議大夫曾統言。自今命令事於軍期不可緩者。乞依舊報行。其餘除授。須俟報命方許視職。至若書黃未下。敕命未成。即依舊制。更不報行。從之。祕閣修撰新京西路轉運副使宋輝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癸卯。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侍讀。權禮部侍郎馮檝兼侍講。陞衡州茶陵縣爲

軍以知縣兼軍使縣當江西湖南境上其地方二千餘里皆深山大澤在唐嘗爲雲州至是湖南諸司言比年寇盜多民不安業請建爲軍故有是命仍以將兵三百隸之

甲辰主管殿前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乞以本司酒庫五處歸戶部詔嘉獎仍令本部歲給錢十萬緡爲軍費是日僞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億年嘗爲僞尚書右丞任事甚久朱勝非秀水閑居錄稱億年爲僞齊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尚書右丞而僞齊錄當豫廢時億年實爲吏部兼戶部侍郎二書不同〔按〕僞豫傳豫所命右丞初是張東辛亥年東罷范恭懋迄豫廢恭尚爲此官亦與勝非所云不合陳淵劾疏又稱資政隆名乃豫所竊以與億年或者豫廢後億年嘗爲行臺右丞亦未可知第資政乃豫所除則爲右丞又在其前耳今且云嘗爲右丞更須參考

乙巳後宮韓氏爲紅霞帔十三年六月封才人

丙午祠部員外郎劉昉祕書省校書郎邵溥並兼實錄院檢討官上因諭大臣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概以朋黨疑之也秦檜曰陛下推誠任下如此爲臣者豈忍懷姦以欺聖聽

丁未詔歸德府復爲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汝潁順軍復舊縣名皆僞齊所改也先是僞齊建雙廟於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此據趙甡之遺史附入尚書刑部侍

郎劉岑移吏部侍郎。左朝奉郎新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李利用爲河南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公事。上諭秦檜曰。河南新復州郡。當擇愷悌慈祥之人。庶能爲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東南之財。盡於養兵。民既困窮。國亦虛弱。然此所費止於養兵一事而已。今梓宮既還。有陵寢遷奉之費。皇太后之歸。有宮室迎衞之費。皆前此所無。而前此養兵之費。又不可闕。伏望睿明。取遠慮見幾之義。皆留聖心。其陵寢遷奉。願預戒節約。以遵先帝恭儉之仁。宮室迎衞。願一從省素。以成聖孝養志之美。罷不急之務。減冗長之費。然後經中原。以固根本。則中興之業。可以成矣。從之。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才爲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利害也。　是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於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熊克小厤附此事於八年春末。蓋差一年。）

夏四月庚戌朔。上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外。循舊禮也。　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忠穆公呂頤浩薨。年六十九。

辛亥。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先是呂頤浩既辭行。遂罷置宣撫使。而命炤往制置移屯等事。仍帶衞卒千人自汴京往。　四川宣撫使吳玠言。舊川陝宣撫使歲用激犒錢一百八十萬緡。今改爲四川宣撫使。各守疆界。別無招納。望減其半。從之。　僞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兼丹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傅師禹皆上表稱賀。詔彥先依舊知亳州。師禹知丹州。仍

令彥先以出身以來文字繳申尚書省換給。

壬子。金人所命鄜延經略使知延州關師古上表待罪。詔以師古爲雄武軍承宣使。知延安府。

癸丑。詔河南新復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民上書所在州繳奏。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趙鼎落節鉞。依舊特進知泉州。時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趙祖信共論鼎罪。統奏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丐閑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謫。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殫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壻熊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溪壑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專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卽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遣。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以不主和議鼓惑衆論夫和戰二者國之大議鼎爲元輔實任其責當戰則戰豈容中止可和則和貴在合宜而陰拱默睨每持兩端殊無殉國之忠動作謀身之計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竄正國典刑章五上乃有是命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充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從所請也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知順昌府時順昌闕守而僞朝奉大夫陳道夫以通判權府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上表稱賀乃詔道夫通判如舊而命規守之環慶經略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洧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遂已無事實爲慶幸然洧實不死。按紹興十八年四月洧尚寇邊宣撫副使胡世將遺之書蓋彬所言非實也。

甲寅詔溫、福州祖宗諸殿神御令湖州相度可以奉安處申尚書省。十月甲寅行下。殿中侍御史謝祖信權尚書吏部侍郎制曰粵自簡知再爲御史極純誠而不貳嫉姦惡以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蓋賞其言也金人所命陝西諸路節制使兼兵馬都督權京兆府張中孚爲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先是赦書與金人割地詔皆至長安而中孚匿赦書不宣獨拜金詔其間有斥廟諱及御名者軍民皆怒至是中孚上表待罪上優容之乃有是命。張中孚事以胡世將所奏修入。詔諸州縣有隱寄財產及假借戶名或立詭名挾戶之人限一年內自陳併歸一戶今日以前人戶冒占官產令諸路漕司每三縣選有風力官一員逐一體究括責比倣鄰近田舍立定租課令依舊佃賃仍限一月自首限滿不首並許諸

色人告陳將所寄隱財產依見行條法給賞其冒占官產之人斷罪追賞外仍追理以前租課皆用中書請也　僞武功大夫知宿州景祥上表賀卽以祥知宿州

乙卯資政殿學士知衢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承奉郎僞東京路轉運副使李俅乞歸田里詔放罪俅仕僞庭爲殿中侍御史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翌日亦行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戊午祕書少監鄭剛中充樞密行府參謀官　是日東京同留守郭仲荀入京城

己未觀文殿學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奏辭新命上不許命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誼草詔行下至是綱再章求免有曰當日白簡公肆詆誣而誼爲諫官嘗論綱罪乃引嫌自列改命詞臣遂詔中書舍人劉一止撰述會綱又上疏言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數年之間頑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故有是命

壬戌詔卜永固陵於西京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致仕王繼先特遷華州觀察使餘人毋得援例　詔陞胙城縣爲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陞名額以便文移故也　朝請郎直祕閣劉彥適知徐州　朝奉大夫僞東京副留守申賜、承奉郎僞東京路轉運副使劉繼之乞歸田里詔放罪令赴行在所奏事賜建炎中嘗爲少府監　右迪功郎王棠特改合入官仍舊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公事棠從王倫使北故召對而命之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隆殺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己爲君則兄之而已欲望勉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於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爲君比其返也則不然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拳拳之意於淵聖何補萬一歸來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臣馮楫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羣臣遙拜於北宮門外從之

甲子祕書丞陳淵宗正丞陳確並守監察御史　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資正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爲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僞直祕閣知潭州蔡如葵僞武德大夫知臨汝軍馬伋上表賀詔卽因所稱官而命之

丙寅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開府儀同三司初上念世則帥府舊僚欲以爲使相趙鼎曰今一年之間三除使相韋淵錢沈士儻也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請少待之上善其說遲回者踰歲始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落職以諫官曾統言故相趙鼎用彥質爲耳目以去不附己者淮西之警遽議斂兵幾敗國事故也　金人所命彰武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平涼府張中彥上表待罪以中彥爲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

丁卯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辭行命坐賜茶　詔祠部員外郎劉昉條上廣南利害以御史中丞廖剛言嶺南凋弊之甚昉本貫潮州備知民間疾苦故也

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一駿馬。朕令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陳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稍弛。朕方復置茶馬使。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左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爲祕書郎。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俟知揚州。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知明州。

庚午。上諭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尙可從容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實錄院奏修徽宗實錄畫一。一今來所書歲月甚近。猶防漏泄。雖有斷罪指揮。今欲優立賞格。許人陳告。一今所修書。欲從簡約。略去細務。一所書先朝政事因革。有當時權臣專恣所爲者。欲倣册府元龜例。辨析於後。庶見之卽明邪正。羣臣私記。皆偏見自私。言多失實。今並不取。一今所修實錄。卷帙不少。欲用景德中修兩朝正史例。每編一二年。先具草卷進呈。卷末仍書史臣姓名。時秦檜領史院。諱避者多。故實錄成書疏略。

壬申。禮部奏皇太后從物名色。其間有純金爲之者。先是上諭大臣。以太后歸。略備一行從物。務從簡樸。其間器皿等塗金可也。朕自卽位。服食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上語在二月丙寅。至是秦檜言所用甚微。上再三不從。曰。太后儉素。第須塗金。檜曰。敢不仰承聖意。尙書吏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詔壽春府移歸淮北舊治。時守臣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孫暉入見。後三日。以暉領忠州刺史遣還。僞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綏德軍劉議奏嘗汙僞命。乞放歸田里。秦檜擬依舊職任。上曰。新復州郡。他時悉選用文臣。武臣不曉三尺。不可與郡。僞奉直大夫開封府少君李景模等乞削籍放歸田里。詔令赴行在與合入差遣。

癸酉。秦檜進呈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私書。言金人方欲固兩河人心。其所邀求五事。非甚難行。不可不從。以示大信。上曰。廷實在臺時。不以和議爲是。今至京城。目覩利害。乃能深合今日事機。以此見士大夫皆是信不及耳。此與熊克所書廷實奏邊事不合不同。當考。日曆又云。方敵使在館。論和議者章疏盈篋。何獨廷實哉。上虛心聽納狂瞽之言。不獨寬貸。又能察其用心。豈復有壅蔽隔絕之患哉。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鼎知平江府。霈。趙鼎所斥也。

甲戌。僞奉議郎知鄭州劉全咨上表賀復命全咨知鄭州。　前資政殿大學士席益未免喪蕘於溫州。

乙亥。詔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浚及隨行將佐並賜宴。臨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由冗官濫費、榷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願專委主計之臣一二人。與臣窮究本源。灼見利病。然後斷而行之。必有明效。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丙子。左朝奉郎賀允中爲尚書倉部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八

【紹興九年】五月庚辰朔。亳州民陳達等請輸稅以助國用。上不許。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閻邱昕權尚書吏部侍郎。左司員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起居舍人王次翁試中書舍人。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試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程克俊試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劉一止轉對。言神宗復隋、唐之舊。始置義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今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僻遠之民。罕霑其利。臣謂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斂。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如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飢饉則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支散。庶幾僻遠之民。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大利也。疏奏、不行。（嘉泰四年五月諸縣置倉。）右諫議大夫曾統言。今縣官歲入僅足以支出。國計可謂急矣。有司既不知養財之術。又不知節制之度。豈不殆哉。且以去冬及春以來。遣使之費言之。命韓肖胄報聘金國。又命王倫交割地界。遣方廷實宣諭三京河南。命郭仲荀守東都。遣周聿、郭浩宣諭陝西。遣士僙、張燾祗謁陵寢。又命樓炤至永興等路宣布德意。凡此七使。所攜官吏兵民。不知其幾何。竊聞熙寧命宰相韓絳宣諭陝西。才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今一使之出。已數倍

於昔合而計之不知其幾何矣雖事有出於不得已者而援引體例皆非舊比臣願檢照國朝舊遣使命則例裁定其要使前有所稽後爲可繼庶幾可以及遠從之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福州張浚辭免新命上不許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誼復言頃爲諫官屢論浚過失不肯草詔乃命舍人劉一止撰述用金書遞趣行

癸未直龍圖閣知明州周綱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鈇並爲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大理少卿潘特堅並爲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晁謙之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邵溥知果州時上屬意史官所以顧溥甚寵賞賜御府法書黃金器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乃命出守

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崧不可用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葵行狀云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按〕葵論董弁所稱權臣即是指鼎今不取）　一日內降差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　祕書郎何鑄爲監察御史　乙酉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言永安永昌陵制度極爲簡古將來徽宗山陵乞明詔有司務從簡儉上納之　丙戌名顯肅皇太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　武經大夫雄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應詔言利害賜敕書獎諭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初命吳革爲畿漕又用趙子渙子渙入見不果行乃命迨往　少師京東淮東等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請倚閣俸給之半以助軍用不許

戊子大理少卿周三畏爲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趙令矜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是日判大宗正事士儴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儴等至河南民夾道懽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士儴等入柏城披荆履棘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至水即日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士儴等既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歷汴宋泗淮南以歸行在　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不相遠也以山川草木爲無知欺孰甚焉周公廟在岐山西北所謂潤德泉者也亂則竭此皆物理之常然者

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京毀天章閣遷御容於啓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以聞故有是旨　詔環慶經略使趙彬免兼權陝西諸路都轉運使從所請也

壬辰東京留守王倫言自至京師民李興等獻銀帛芻粟以贍軍詔獎之還其獻　祕書修撰四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復爲四川轉運副使俟吳玠辟到參議官日令赴任本司題名陳遠猷紹興七年三月初六日到任十年閏六月十六日致仕與此不同未知遠猷去而復回題名脫漏或以宣司便宜之命未嘗解去也當攷

癸巳河南諸州進天申節銀帛上曰新復州郡財用無餘此寧免於擾民其勿受如取於民者今散還之

時宿州諸縣以迎兩宮爲名沿路蓋屋上曰斯民豈可重困乃罷縣令仍詔守臣縱而不舉之罪先是左宣議郎王之道嘗遺左諫議大夫曾統書大略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爲非姦非詐惟恐奉承之不暇前日劉豫之擒未遠又況包藏禍心未易窺測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淮西兵火之餘遺民百無一二重以奉迎兩宮之故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備吾君之採擇其一淵聖南來俟其渡河即請下手疏以自訟其二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仍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張之類純用布素其三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十百請委西京守臣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位葬取神櫬之最下者甃而視之然後奉安且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其四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張設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民力其五梓宮之還天子宜哭泣衰絰以從未葬之禮統不能用也時東京留守王倫亦請梓宮所過州縣舉哀致祭上從之。王之道上曾統書在此月今因行遣宿州事附見王倫奏請在此月丙戌。

徽猷閣直學士仇念陞寶文閣直學士充陝西路都轉運使。

左朝奉大夫知徽州吳偉明直祕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祕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並免

辭謝。三人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雍嘗有書亦論不當議和事。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祕閣宇文彬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彬守果州。坐獻嘉禾圖降罷。至是上書訟士居士大夫十餘人之罪。中書言理合懲戒。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祠部員外郎劉昉爲禮部員外郎。著作佐郎張廣爲祠部員外郎。祕書郎朱敦儒爲都官員外郎。左朝奉大夫新知簡州蒲贄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樞密院計議官曾緁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填復置闕緁、肇子也。自兩淮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領。議者以爲今鹽課歲入一千三百餘萬緡。而淮東爲七百七十餘萬緡。且新復州軍多仰淮東鹽貨。般販利入最多。故復置官提舉。武議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邢孝揚落階官。爲成州團練使。

丙申。上謂輔臣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權貴之家。至有銷金爲舞衫者。可重立告賞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監司督責緝捕採販翡翠而已。權刑部侍郎陳橐請申飭諸路。大辟具獄。非有可憫之實。不得附會遷就論奏。如稍違戾。卽寘之典憲。詔本部檢察。橐又請立限下新復州軍具文武官未經眞命員數。申朝廷換給。事下吏部。後不行。

戊戌。尚書省勘會。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閒有陳乞蠲免之人。理宜禁絕。詔戶部遵守執奏。加有已經施行者。並改正。此似爲張俊殿當改。徽猷閣待制新知瀘州劉觀罷。以御史中丞廖剛論觀在僞楚時。嘗有指斥淵聖皇帝之語故也。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薨。贈少保。

青田縣童子梅元眉七歲喪其祖父抱棺而寢守墓不去夜有羣鵲喜噪祥光照其冢上守臣以聞庚子詔賜粟帛。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如有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之由甚者布衣獻書敢薦宰執州縣官有請誅大臣者此風豈可長哉願詔大臣悉心奉法漸矯前日之弊故有是旨。布衣薦宰執恐是指周南仲已見七年八月末未知即此否或又別有上書者當攷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斂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蔬果宿債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於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稅又令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廷實嘗言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上因言太祖皇帝混一天下當時疆藩悍鎮與方命之臣既歸在朝廷皆加容貸今中原官吏復還本朝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務在兼容上又曰今恢復新疆正是求治之初士大夫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多循私立異卿等當分別明示賞罰。方廷實奏請在是月癸巳今併書之

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害申尚書省湖在州西十里外周回五十里灌民田近二千頃畝收穀六七千斛自政和末始廢爲田得

租米萬九千餘斛。近歲仇念爲守。又倍增之。然紹興七年。民失水利。所損穀入。不可勝計。至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自明州召歸。請復廢田爲湖。故有是命焉。　左迪功郎張行成獻芻蕘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大略謂關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然敵情未可測。意我得關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洛。必以吳兵鎮之。留梓宮以多索賄賂。我必竭吳、蜀之財以奉之。兵移則守懈。賂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釁。正彼之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不變。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也。次曰審勢。大略謂天下形勢。不過乎三。曰彊。曰弱。曰彊弱之中。故或戰而圖之。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之。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頃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三敗於蜀。再敗於吳。一敗於楚。況項羽以會稽。高祖以漢中。皆取天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戰守二事。必居其一矣。倘審勢愼守。不與敵遽絕陽交而陰圖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一舉而滅之。則亦何遠之有。次曰議都。三篇。大略謂當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斯議者。其弊有二。一曰苟且不任事。二曰誇誕不務實。且今河南既還。返汴洛。遷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若勵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稍徙楚荊。以爲進取之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推車可止。漢江之水。襄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中。泝流則遲。此之謂應援難。二不便也。前耕襄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膏腴復鮮。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荊楚雖未可都。

亦不可輕。可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雖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荆州之衆。涉漢水。蹙方城。不十日間。汝洛震動。此之謂撞敵之胸。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爲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爲留守。出御史於留臺。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攬此二者。萃於留都。亦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矣。次曰。議地三篇。大略謂今河南之地。欲奄而有之。卽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遍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爲得策。如秦隴之上。附之於蜀。淮、漢之內。附之吳。外或楚有其土地。有其人民。此據其可據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舊將。裂而藩鎮之。此割其當割也。次曰。議蜀三篇。大略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役二年。復有對糴之米。激賞之絹。募兵贍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征斂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爲措畫。使冗兵可消。冗官可減。冗費可節。如是則民力蘇矣。臣竊謂爲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息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於蜀。而於山南置秦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於人。此專任也。內則併之。一付於法。此省事也。次曰。立志大略謂志不可以卑弱。亦不可以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爲藩籬。苟有立志焉。事何患其不濟。次曰。遣使大略謂梓宮親屬。悠悠未返。若迫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而母后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己。厚幣不可傷國。數年之後。積財訓兵。我彊敵畏。而使者得如候公、養卒有辭藉口以張其說。則梓宮親屬何患不歸耶。次曰。任

相。大略謂古之人君定大難濟大功者。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弗信。雖有過失。弗問。要其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爲法。次曰。蓄力。大略謂自古竊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刻勵。積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至而赴之。會稽之恥可雪矣。次曰。建親。大略謂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士宇權柄。故靖康之難。拱手偕行。賴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顧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以事。數年之後。安知無挺挺著見者。次曰。搜奇。大略謂國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如賢良之試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俛首作此。方今外有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奏使。若此等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闕略細故。務得奇才。如是而英雄豪傑。庶無在下之歎。次曰。省官。大略謂欲節財用。以專軍須。莫若併州縣。省官吏。若謂親老家貧。或仰祿以爲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未登科。固必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豪失志。則宜開自薦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效而安輯壤地之荒蕪者。願自效而營墾。或備驅使於絕域。材有堪此。咸許自陳。則英豪之士。當自穎脫。餘子雖羣譏聚謗。安能南北奔走哉。次曰。惜穀。大略謂天下之穀。半糜於酒。今若爲令。非歲時不許造釀。豈惟可惜穀。而人樂於供上。所得將愈於榷酤矣。次曰。實內。二篇。大略謂孫皓之守吳。惟恃江險。不終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憲屯白帝。以備吳。霍戈屯夜郎。以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鄧艾由江油道入。諸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今吳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吳沿江

一帶蜀隨山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鎮扼之至於內郡莫若鄉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爲法若因保甲之舊精擇而教之置材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遞遷退者黜責階至五百人長得副尉千人得比校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爲之矣行成又獻七引一篇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以寄意焉行成臨邛人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紹興九年】六日己酉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與東京留守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齊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虗殿乃徽宗奉老子之所殿後有景命殿復出至福寧殿即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墨畫竹籬廬鴻雁之屬然無全本矣他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劉豫嘗對僞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今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文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徹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尚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津亭亭在水閒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大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敦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惟國子監以養士略如學舍都亭驛棟牌猶是僞齊年號瓊林苑敵嘗以爲營至今作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棟頹壁望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

辛亥、西京留守孟庾辭行、命坐賜茶。陝西宣諭使周聿乞以赦書所免苗稅分爲十年均減、朝論以已行難追改、乃命樓炤相度陝西合用錢關子茶鹽利息、及見收酒稅錢、措置贍軍、仍選可爲漕臣者以聞。新疆皆復三年租、州縣無所入、故聿請之。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州縣、所有知通已下官屬、今後欲望朝廷差注奏可、仍賜詔獎諭。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乙卯、上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鑒矣。檜曰、此非陛下博覽古今、灼見利害之實、孰敢輕瀆。聖諭所及、足爲後世法。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爲司農少卿。

丙辰、帶御器械鄭藻爲隴州防禦使、用祔廟推恩也、先是上因邢孝揚除命、諭大臣曰、朕忽思顯肅皇后家未曾推恩、今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三省檢會顯肅訃聞日已推恩、上曰、今與藻落階官足矣。故保義郎盛修己特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令宿州封表其墓、以樓炤言修己建炎閒死節故也。事見建炎三年十月。

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言、將仕郎趙汾性剛直、曉吏事、登封縣令雙庚爲縣豈弟、潁昌府進士范墀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君、欲望量才任使、詔西京留守司津遣赴行在、墀、鎮元孫也、汾、新調鄭縣簿、庚以白身攝令、故廷實薦之。是日、簽書檢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先謁昭、厚二陵、及會聖宮、

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四面闕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駝象之類皆在。神臺二層。高二丈。俱植柏。最下約廣十五丈。爲水道五丈。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摹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爲僞守竇玠所毀。宮墻內草深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今水北有二十戶。水南墟矣。

丁巳。新除寶文閣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仇念先次落職。令聽旨。念上疏辭行。有曰。孤危之迹。恐無還期。儻使得罪於臨時。莫若自明於先事。既奪職。念又固辭。上曰。念爲侍從。乃避事辭難。遂責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念貴官在見月癸酉。

戊午。詔新復州軍同知州並改爲通判。用金人所命承奉郎同知順州陳楚請也。楚申明狀云天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準僞敕改承奉郎就差同知順州。天眷元年卽紹興八年。時劉豫已廢。蓋金人所命也。

己未。執政進呈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上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給足。國用非所患。

辛酉。權吏部侍郎謝祖信充徽猷閣待制。知潭州。祖信旣論趙鼎落節職。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變更。此事乃出朕意。趙

鼎何預聞有從官爲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婿也上曰亦知之遂命出守此據趙鼎事實時武岡洞首陽三天叛勢搖荊湖祖信謀於副總管馬廣廣薦武臣張球可用祖信奏球知武岡軍遂擒三天破其巢穴中興聖政宰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草眞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爲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臣留正等曰人君萬幾之暇寓意翰墨若宋武帝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灑宸翰游息於先王之道者未有聞焉太上皇帝繪畫之妙夐絕前古五經語孟之等既已筆而刊諸石二年大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寵多士至左氏春秋傳司馬遷史與趙充國羊祜等傳分頒臣下若孝經之賜者不可概舉一札一畫豈徒在翰墨之間哉蓋將以道德忠孝化成天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仰法乎此則近習佞倖雖欲殖貨財盛鷹馬乘閒暇以畋獵聲色蠱惑聖志如仇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壬戌詔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尚慮新復官吏妄分彼我懷不自安令學士院降詔開諭觀文殿學士左右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彥爲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初伯彥將至國門上謂秦檜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紛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未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既至入見命坐甚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後三日遂有是命又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況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伯彥留旬日燕見者三錫賚無虛日加賜寶鞍名馬笏帶茶藥甚厚左奉議郎王愷知拱州愷通判南平軍剛正不苟合勾溥爲給事中薦於上得召對秦檜惡之故有是除

甲子。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中興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

丙寅。秦檜奏選人鮮于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被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之於朝矣參既對遂命改京官。參改官在七月甲子。

詔直徽猷閣史愿賜同進士出身。殿中侍御史周葵、福建轉運判官黃積厚、江東提舉鹽茶公事方知、直祕閣新知處州詹至、右朝散大夫新知台州吳說、直顯謨閣新知常州耿自求之罪並罷之。

丁卯。詔崇國公璦讀孟子終篇翊善已下並進一官。故承節郎詹儀特贈修武郎閤門祗候用御史中丞廖剛奏也。時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已死剛言近年賞罰間有未當於人心者如儀親獲苗傅厥功可謂大矣反得罪以死遂破其家秉哲大索宗室係累以獻於金人厥罪可謂大矣乃得死於牖下謂當祿儀子孫籍秉哲家奪其子孫官以快天下之憤詔秉哲別作行遣餘從之秦檜之官州縣也吳玕爲翰林學士薦諸朝詔爲太學正由是擢用檜甚德之故李誼、廖剛連繫徐秉哲莫儔而玕無一言累及己巳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儳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疏言靖康之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於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讐也恭維陛下聖孝天立豈勝痛憤之情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俟以異時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乎矧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伏望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

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徹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上默然。何俌鏡。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上問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嘆。而西京遺民。夾道懽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汎掃舊物。修車備器。以修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胄等充報謝使而已。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長安民尺王曰。還歸。故老含泣而望絕。黃河嗚咽以流悲。檜之肉其可食乎。此紹興八年九月之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此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燾因請永陵固不用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已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豈容終瘞伏於地下。雖千萬年。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及造繩索甚多。不知安用此事。我豈容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閒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敵人姦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比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願飭戒邊吏。謹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悔。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其所施行者。薄葬之議。與檢省使命以蘇新復州縣。

及裁損諸使官吏給賞而已三章並是月辛未施行今併書之是日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便爭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陣之閒則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畜子女餌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爲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玠淳熙中進封涪王

辛未簽書樞密院事大金報謝使韓肖胄自金國還至東京肖胄初入北境迓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敕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宗正少卿方廷實宣諭三京還廷實請於河陽、延津、胙城、興仁、徐州、淮陽等處與北人計議各置榷場以通有無仍禁止南北人不得擅越榷場以止姦盜詔東京留守司措置未及行廷實又言劉豫深文密網濫及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或因貶竄流落失所望委新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幷取索罪案看詳其忠烈顯著之人具名取旨褒錄應犯未經除削之人特與改正以慰中原人心廷實又言大金割還河南舊地以通和好兩國生靈遂獲休息恩德甚厚陛下明守信義堅如金石臣不復有言竊恐沿邊州縣未能上體德意或招納叛亡或渡河侵擾初緣細故寖搖大事伏望明詔官吏兵民各守封疆務相輯

睦。疏奏。悉從之。據此疏與熊克所云使還奏邊事不合指全不同。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初。夏國王乾順所遣鄜延岐雍經略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乾順卽益以兵衆。命招撫使王樞隨之。鼓行而東。至延安城守。世輔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吾親者。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縋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國已還河南地。昭出本朝赦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多識。與世輔有舊。爲言眞詔也。世輔卽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才入境。卽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而感聖恩。將遣使入貢。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且命行府備差遣王晞韓護樞赴行在。此以孝顯忠行述熊克小歷、賈士幾蜀口用兵錄參修。但克稱世輔家屬悉爲僞鄜延帥臺宗傷所害。按此時延帥乃關宗古。非宗傷也。或是帥古入朝。而宗傷暫權。亦未可知。今姑闕之。顯忠行述全文云。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見。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强盛。每見侵陵。亦有併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聞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五路兵馬。分捕公之家屬。一百口。無少長悉遇害。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肝。恨不卽死以復仇。大雪。公中夜自掣壺酒過楊舍。延之臥內。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仇。楊惻然。翌日爲公語夏主曰。彼能爲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有躬騎數萬。恃勇磔人。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是以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數百足矣。夏主曰。此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隨。掩至其穴。乃伏騎於旁。岡草阜間。

譟其三面。倉卒惶駭。夜叉者。金冠鐵面。似夜叉鬼物。故號夜叉。少選。夜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驃。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能與我挑戰乎。夜叉問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夜叉怒。揮刀躍馬而前。公鏃戒兵騎。俟我與之交。驃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馬。夜叉顧視。開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背。夜叉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竄鼠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爲復仇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飫兵。且爲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講和。公知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恨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割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眞僞。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爲言眞詔。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郡人父老。填塞衢巷。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嶮艱。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願勢未可。姑待郊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强。取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鄜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說公歸夏。公大怒。隨與王樞同時領衆歸朝。行狀所云。蓋多條飾。今參取諸書而折衷之。趙姓之遺史云。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守府者姓名。曰。趙惟清。世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滿家良賤。今提夏國精兵。爲亡者雪冤。呼惟清開門。惟清曰。太尉自與金人爲仇讎。何與於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安府今爲誰守。惟清曰。大金已割河南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持恩罪。今爲大宋守也。世輔驚。請罪。遂求手詔。惟清以眞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惟清從之。門啓。世輔入城。見市井閒百姓權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寢。約以單騎回軍中。并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即復以心腹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主帥具飲於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被甲。到寨下。酒三行。世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僞擁數人至帳下。世輔急起擊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而潰。墮坑塡谷。死者莫知其數。天曉。世輔招諭。得馬二萬餘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太尉威聲著於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未有大功。當今之計。莫若就馬疾驅直渡河。乘勢取河北。河東。獻於朝廷。則歸之爲有名矣。世輔心猶豫。開檻煬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煬陳敍歸朝之意者。

或言曰。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則一見樓炤宣諭。雖欲渡河。亦不可得已。會炤以書與世輔。遂見炤。炤具揚天子德意。勉世輔速歸朝廷。世輔遂與王樞偕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綱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爲金人所有。按姓之所云。失於太誇。當以諸書互攷之。顯忠說夏國之詞。當以姓之所云爲正。若行狀第以爲偕兵復仇。則蕞爾小國。空引弦之衆。以養降之私。必無此理。固不可信也。費士戮用兵錄稱王樞止是夏人遣來關中訪尋金人所掠生口。而姓之以爲顯忠監軍。以事攷之。必是樞與顯忠偕來。蓋西人倘疑顯忠固宜以其臣監之也。但非宰相耳。行狀稱出兵十萬。遣史稱發兵五萬。按夏國稱小而顯忠之行倉卒。恐不能發兵如此之多。今但云益以兵衆。庶不牴牾。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紃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險懷姦。動搖國計也。時紃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此以紹興正諭增修　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入見。固辭新命。上批限三日起發。且諭迨以速行。不然。必重作行遣。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皇恐就道。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濬王宗弼既還祁州。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達賚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謀達賚。倫具言於朝。乞早爲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留鎗。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爲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爲名。將作亂。初南平王李乾德既卒。其庶子智之奔大理。更姓趙。號平王。聞其兄陽煥死。與天祚爭國。大理以兵三千助之。諜報智之欲入貢。廣西帥臣奏其事。詔婉順約回。毋得招納生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陽煥死。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

占城率而立之或云有犂牛者乾德妻黨也黨子於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與日錄所書不同或成大誤以大理爲占城也餘見紹興七年九月乙酉幷注

丙子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兼吏部尚書

丁丑御史中丞廖剛奏殿前司強刺百姓充軍且言幸此講和上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甚爲民害詔諸軍嚴行約束　初撫州兵馬鈐轄王俊既殺山賊雷進以降遷延不之官而貪暴爲閭里患且據舊地將復叛澧辰沅靖有通其謀者詔湖北諸司圖之提點刑獄公事万俟卨嘗檄俊詣司俊疑不往卨語安撫使薛弼曰俊不除將生肘腋之變可辟置麾下徐圖之可也於是弼許俊不遣委三州令其自擇俊語其徒曰我得州據以叛勝桃源遠矣遂趨府謝猶以卒二百自隨弼執諸座結反狀誅之因收其積粟以贍軍始卨意弼自有其功而弼奏謂與卨共謀卨以此故德之　臨安府秀州旱　初文林郎李吉既陷僞齊（吉先見紹興元年三月）終不肯仕劉麟聞其賢命張忠孚以禮招吉力拒之是月卒於原州後贈吉奉議郎官其家一人（九月癸未贈官）

夏國主乾順薨　是夏金人以知代州李鄴爲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馮長寧爲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東京凡五千里命下日各削髮左衽而赴任（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冬今增入在此）是時金人置司河間、眞定、平陽、太原、顯州、秦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掌

漕計之職。金主亶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石琚爲首。范成大攬要錄云。是年出君子能盡人之情。金人科舉之制。先於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爲考官。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眞皆就燕。關西河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於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下甲率十三年而轉奉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兼律義。親戚不迴避。有私者決。沙汰其官。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後復置御試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制遂絕。此據洪皓松漠紀聞附見。又與張棣所說差不同。今略刪潤。建炎三年秋末。紹興二十三年春末所書可參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亥朔。金主亶執其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滕國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仲和什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亶伏兵執之。辛巳。皆坐誅。亶下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刑茲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父。位冠三師。胡爲失圖。以底不賴。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任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洪邁容齋三筆云。宗雋等逆謀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並除屬籍。其文知制誥劉昉所草也。洪邁容齋三筆曰。紹熙癸丑。金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其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叢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率同產之愛。附馬都尉唐古富拉搭狙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鄴之囚。詢諸羣言。用是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男。安春愛新並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輟朝二日。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簒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文奉使臨於山中。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骨塞井。爲之終夕不安寐云。

初。宗磐自以太宗晟長子。嘗與亶爭位。而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實穆宗揚噶長子。金主亶大父行也。尼瑪哈以憤悒死。宗戚大臣皆懼禍。故二人有逆謀。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元帥濬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留守彬王宗孟及其子稟。宗孟、宗磐弟也。宗

弼又以金主之命，徙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爲燕京行臺尚書左丞相，拜簽書行臺尚書省事杜充爲丞相。昌怒曰：我開國元臣也，何罪而與降奴爲伍！遂叛，欲南歸不克，北走沙漠，至儒州，望雲甸，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趙姓之遺史云：初，秦檜在金中，與達賚相善，檜還朝爲宰相，聞達賚封魯王，檜欲開達賚使貳乃令高益恭齎書與達賚，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以承信郎，令齎書賀達賚封魯王，勸達賚令就封以治魯地，且以爲南朝宰相，可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地，沂州劉冷莊金人寨，取交收文字，光世令連水軍山水寨統領官王勛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據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勛，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勛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爲人所告，金人殺達賚一族良賤八百餘口，而益恭以烹死。此所云與諸書不同。兼祝友據楚州，在紹興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誤。李大諒征蒙記云：天眷元年四太子到京師，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割三京還南宋，何不與吾計議，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爾等四輔自今都元帥府應有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土地，是時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曰：今北人猖獗，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帥烏珠性剛，恐還朝有異議，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達賚與南宋和好，包逆甚明，已將同族誅廢，此所云與諸書大略相同，今併附此。

金主封太師領三省事秦國王宗秀爲梁宋國王，拜右副元帥，潘王宗弼爲都元帥，封越國王，以尚書左丞蕭慶爲右丞相，賜右丞相陳王希尹詔書不名，肩輿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其謀，希尹子明威將軍達勒達有智略，力兼百人，宗嶽入見，達勒達自後執其手而殺之，故有是賜。此以張匯節要洪皓記聞參修。匯於此年秋書固新爲左相，（按）天會十三年秋，固新已除左相，韓企先除右相，相去凡二年，金中雜書云：宋王達賚既鍾尼瑪哈，又聞通來尼瑪哈之黨復說秦王，謂今成皇是秦王親姪，阿古達嫡孫，尼瑪哈陰謀決策立之，是有翊戴之功，可見尼瑪哈忠於秦王父子也。秦王省納其言，悔爲宋王調誘禍尼瑪哈之黨，秦與宋近，緣此睚之憤，爲參商，昨二月間，秦王以舊識召固新，蕭慶復爲左僕右轄，仍用尼瑪哈子色格爾參知政事，據此則可知固新已嘗罷而又相，匯或脫漏也，洪皓記聞有固新加恩制，在誅宗弊詔書之後，今從之。

張棣金國記世系篇揚噶長子阿古達生四子宗輔亮之父宗俊亶之父宗弼卽烏珠揚噶次子烏奇邁生五子宗慶宗信宗儀皆爲亶所殺宗元宗直爲亮所殺楊噶少子薩拉噶亡生三子宗本卽尼瑪哈次宗秀次宗憲金之諸系盡於是焉餘同姓名雖親戚非本宗按棣所記與他書不同他書散見之而棣有世譜甚詳疑若可信然用金中文字可見者參究之則爲牴牾棣以宗慶爲烏奇邁長子而無宗弊〔按〕金中誅宗弊詔云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則宗弊果烏奇邁長子也棣以宗本爲尼瑪哈又云烏奇邁姪〔按〕金中誅蕭裕詔云晉王宗本太宗之子則宗本非尼瑪哈也尼瑪哈死於紹興七年宗本誅於紹興二十年相去亦遠以宗儀爲亶所殺〔按〕金中詔本宗儀與宗本同得罪乃東昏之時而非海陵之時棣亦誤矣餘見二十年四月末并注。

壬午申嚴州縣接送差兵之令時言者論席益罷四川制帥輦載寶貨以歸不知紀極乃以吳玠步騎數千人護行用防劫奪邵博之召亦妄作聲勢假卒數百人趙鼎赴泉州折彥質罷福州各千百人遂逐閩境爲之騷然願各爲之限制以裕民力故有是旨。

癸未入內侍省都知黃冕爲山園陵按行使。

甲申詔新疆縣令自今並差文臣自建炎閒始置武令劉豫因之論者以爲不學而從政民間被害甚衆故復用文臣。

乙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晁謙之爲尚書右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陳正同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祕書省校書郎許忻守吏部員外郎。

丙戌東京承平坊耆老寇璋等二百人奉表來賀上臨軒引見賜酒食於朝慶等皆補官賜袍笏冠帶而遣之。熊克小歷在乙酉蓋誤。

尙書倉部員外郎賀允中移吏部。殿中侍御使周葵言。薦舉之法自古豈能無弊而今爲特甚。選人用舉者陞改。立法之意本欲使監司郡守收擇人物。激揚士行。亦使晚進下寮知所以修身臨政。以赴上之公舉也。今奔競之風大熾。請託之弊公行。監司郡守以權勢高下爲論薦之先後。孤寒之士無所求知。或貨賂以干其私。或諂曲以阿其意。僅而得舉。臣謂宜增修改官法。考任稍增。卽聽減舉主二員。或增至若干考任。雖無舉主。並許改官。如此則恬退之士自有平進之路。不復枉道以干人矣。所有前宰執及監司郡守舉員。卻乞裁減。仍須具述所舉官實有謀事可應舉而不可泛用八字舉詞。庶幾人人安分自修。以副陛下官人求治之意。所有今來降旨以前已右考第之人。若盡改官。卻恐太濫。亦乞下有司照應詳酌施行。詔吏部措置。後十餘日。葵又言。恐吏部以在選調之人皆鬬冗之士。例得改官。未肯措置。今若遞增一考減舉主一員。謂如三任以上十考舉者三員。十一考舉者二員。四任十二考。雖無舉者。並許改官。則亦不可謂濫矣。選人四任通待闕計之。非二十餘年不可。大率以二十五歲出官。更歷州縣二十五年。則幾五十矣。如是而無公私過犯。雖其鬬茸。亦豈可不謂之安分循理之士哉。改官之人。固應有限制。宜以三歲改官員數。取一歲得中者爲額。每歲奏舉及用考任改者。各居其半。如不足許通用。有餘卽候至年次方許改官。如此則不致過有冗濫。詔吏部一就措置。時張燾在吏部。以爲不可行。事遂止。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閒仁政。卽以爲笑。諜者以聞。趙鼎屢勸朕厲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

却以威不能苟延歲月陛下上承祖宗之德惟仁政可以懷遠邇上因歷敍古今帝王治迹專以仁宗爲法上又言眞宗時有官人犯法當誅帝令執付有司陰諭旨笞而遣之在內足以警衆而於外可以市恩蘇軾元祐中嘗於講筵進講退又爲疏以進軾用心不易得朕今寶藏之　起居郎林待聘試中書舍人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蘇攜守太常少卿　右中奉大夫直祕閣王喚知泰州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

辛卯樓炤至鳳翔府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趣令以所部之任　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川陝宣撫使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　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爲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揚政吳璘並依舊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僞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帥西河慕容洧叛鄜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宜命浩等分鎭三路於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兵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逮敵情見力疲漸可進據從之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　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田晟爲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　右中奉大夫李唐孺陳右並直徽猷閣唐孺爲陝

西轉運副使古爲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鳳翔府置司直祕閣鮮于翰爲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公事永興軍置司翰未見自何時官除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充右文殿修撰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張深陞直徽猷閣並爲陝西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時樓炤會諸路監司於鳳翔深等皆言宣撫司仙人關河池等處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今幸復得六路所在粒米狼戾軍士多關中之人得還鄉食賤食人情無不感悅他日使戰誰不樂從川蜀糧運可次第罷矣樞府下其議以行營右護軍精兵八萬餘人三萬人分守關隘五萬人分守陝西委宣撫司立限并老少起發諸州就糧令下之日諸軍久駐川口其間有屋舍田產經營姻親者則憚於遠戍有出怨言者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外免輸征稅劉豫之僭也租稅並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士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乃依舊制

甲午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吏部尚書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祖宗舊制每赦降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崇觀後不復舉行開有檢舉皆出於一時用事者之意建炎以來未能盡革言者以爲弭旱災而召和氣莫先於此故有是旨焉是日起復右中奉大夫直祕閣四川轉運判官高士瑰令持餘服此據本司題名附見日歷無之

乙未。申嚴支借移用常平錢物之禁。時諸路常平錢有降旨令輸行在者。會楚州請以常平錢爲奉迎兩宮之費。諭者以爲常平儲蓄。所以備水旱消盜賊。爲國家根本之計。望依舊法。令於所在樁管。遂寢前命。是月右諫議大夫曾統上殿。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僞命官換給。上曰。朕方以天下爲度。凡僞命者。既日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亦當收拭用之。遂命都省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是日南京留守路允迪入對。命坐賜茶。允迪奏乞申嚴行下應於事件並遵見行條法。又請本路合置學官處。乞從朝廷選差有學行之人。皆從之。允迪出行新疆。而所建明如此。故具載之。

丁酉。上爲吳玠薨輟視朝。時已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權宣使日歷不載降旨之日。但於此月乙巳書勘會已降指揮。令胡世將兼權四川宣撫職事。按玠已六月已巳薨去此二十有九日。朝廷得報。必在輟朝之前。而世將八月二十三日庚午至河池。在勘會指揮之後二十五日。必不如此之速。未知六月十三日玠以疾篤乞致仕時。已密降此指揮。或樓炤在行府。先次差權。然後降旨。當求他書參攷。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言。陛下齋居疏食。以祈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大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心不忍。既而雨應。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虢州隸京西。商州聽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虢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諭周聿、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川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爲朝廷用。商州舊屬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虢州跨河

帶山北臨陝郊。最爲要害之地。今亦屬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上諭秦檜曰。州郡月椿大軍錢。尙有敷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量所入椿辦。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爲民患。日歷載此無秦檜奏答之語。後來亦不見施行當攷。監察御史王利用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

是日。王倫在中山。始聞金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祈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趣行甚遽。是晚達祈州。

辛丑。言者論恤民備災儲蓄之政。莫如常平、義倉。此二法者。雖始於漢。建於隋、唐。其意則唐、虞、三代不易之美。國朝循其制。於其盛時。應府界諸路所積。幾十五百萬斛。天災代有。民無流離。由有備也。艱難以來。用度不足。或取以給軍須。至於州縣他費。因以侵用。比年往往銷費殆盡。甚乖祖宗憫人之意。今日經制議者止謂盡行經畫。以應支遣而已。至於察其豐凶。以謹散斂。勸其貯納。以待賑給。未之聞也。大抵有司務舒目前之責。不思久遠之計。遂致言者無事預言。指爲迂緩。不幸一有二三千里水旱蟲蝗之憂。言又何及。謂宜遵舊制。更加修明。侵移擅用格奏之令。使祖宗恤民備災之政。不變於聖代。詔戶部申嚴行下。是日。御史中丞趙鼎剛上殿。

特進知泉州趙鼎言。昨準告命。落節度使。自惟罪狀昭著。揆之禮法。赤族猶爲輕典。止從貶秩。益不自安。伏望罷知泉州。投之散地。庶幾澡雪淬勵。以副陛下庇護再生之賜。詔答不許。

臨安府火。

癸卯。詔新復州軍。遇有合降詔書。令學士院請寶訖。赴三省樞密院給發。

乙巳、路允迪辭行。

丙午。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知信州。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董棻與宮觀。殿中侍御史周葵論棻嘗以珍玩賂權臣。許以從班。棻遲其命。以事挾持之。遂得詞掖。其權禮曹也。言者論主伊川之學。因以罷去。棻何自知伊川哉。今以次對居輔郡。略無憂民閔雨之意。故棻遂罷。直祕閣秦梓知太平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八月　按是月戊申朔。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鳳翔東歸。趙甡之遺史云。炤倚秦檜之勢。妄自尊大。輕忽士流。尤鄙武臣。陝西州郡。多武臣爲守。炤悉令庭參而退。反請通判幕職官接席議事。軍民皆駭之。初。劉豫之時。民有訴事者。執狀告官。無所阻礙。炤所到州。訴事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民心。炤貪財賄。所至厭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奉秦檜之意而已。

庚戌。樓炤言。陝西諸軍冬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上曰。蜀士頻言調發凋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更能鑱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詔川陝宣撫司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爲三歲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便宜補官。一歲之間。乃倍此數。今罷便宜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一年。庶息奸弊。故有是旨。八年三月。李誼爲右正言。嘗奏此事。誼此時爲中書舍人。或即其所上當攷。

壬子。起居舍人程克俊爲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王鈇爲起居舍人。直寶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同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甲寅。左朝奉郎張宦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右朝奉大夫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骫骳之習。以還西京爾雅鴻奧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議者欲駐蹕渚宮。臣愚以爲未可。願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歲。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鄜、陝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宂者屈之也。非官宂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卽其所深畏者觀之。宂賞之濫。濫與宂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挈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三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用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答。翌日。遂有是命。譚纂撰汝礪年譜云有旨欲用公爲中書舍人。公至中書見宰相。宰相曰。上卽用公。公宜與時高下。切無妄言。先是喻公方至都。秦丞相使人謂公曰。卿在圍城中。公首論不棄地。末謂不拜僞楚。皆足以起發某某之有今日。公與有力焉。且公自是前輩。東南士大夫皆知公之文章矣。此行但少鯁正。略相附和。則美官厚祿。何所不爲。公慨然嘆曰。是欲鉗吾之口。劓吾之舌矣。吾豈要劓日之功於丞相哉。某既謁天子。倘有所見。安得而不言。於是丞相聞之遂大恚。翌日。出駕部郎中命下。縉紳大失望。公無所怨。居久之。蜀人蘇中虎給事馬濟川。侍郎勾龍行父中丞指訪公曰。比見除目。與先日止偕不同。士論未厭。廟堂意謂公必有異論。願善處之。按汝礪自尚書郎勒停。復起爲郎。今幾召對。使除中書舍人。恐無此理。又勾龍如淵今年三月先已罷中丞。提舉太平觀。此時實不在朝。安得見除目也。況汝礪三劄。皆殊不犯時諱。秦檜何太爲忌之。今不取。

乙卯。樓炤奏以武臣楊順、保安軍寇成知環州。上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翌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上曰。堡塞最沿邊急事。因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卽習騎射。如拽硬射親。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熊克小曆云。上之英武。出於天資。其論射法。雖唐太宗莫能過也。

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李仲儒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儒代之。淮西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衆八千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戊午。鎭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判鎭江府。從所請也。故事。戚里官至使相者。未嘗典州。忠厚與秦檜爲友壻。上亦以昭慈故厚眷之。故有是旨。

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程邁陞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是日。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殺魯國王昌於祁州。函其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宗弼俛首無言。遂囚昌之子大伊瑪。久之。遇赦得釋。

己未。上諭大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便當以五百人爲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人和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釁。況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恃。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尚書工部侍郎。起居郎程克俊試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周葵試起居郎。先是權戶部尚書梁汝嘉爲秦檜所厚。葵將按之。汝嘉聞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論君矣。葵入對。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卽奏徙葵爲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葵入後省。出其疏以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此據熊克小厤參王明清揮麈錄略同。但云葵既徙左史。翌日。直前懇其事。上以問檜。檜曰。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倘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曰。不須如此。未幾。葵罷去。（按）副端遷左史。非爲降。葵不應自陳。又其去乃因李光。明清所聞不審。今不盡取。待聘乃知爲汝嘉所賣。汝嘉不自安。復引疾求去焉。汝嘉是月癸亥奉祠。

辛酉。給事中蘇符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川對糴米腳錢等。上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斂既多。民不堪命。可令胡世將、張深相度蠲減。以蘇民力。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所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其所職業。最爲近民。尤當愼擇。其應格法人。更令長貳銓擇。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秦檜等曰。守令皆親民官。欲今後縣令並依守臣到堂。上曰。卿等若親加銓量。而察其人物。觀其議論。亦可見人才大略也。

壬戌。詔東京留守司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上以渡江後。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焉。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閒行。秦檜欲集議。上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

癸亥。司勳員外郎李公樗言。昔東晉之在江左也。控扼上流。皆用名臣重望。一時偉人。如陶侃、庾亮輩。中間數更危難。卒賴其力。近者朝廷選用羣臣。既享厚祿。卽擇善地。如江、浙、福建安閒之處。從官典領。比比相望。危遠險難。卽以無聞之人當之。在陛下寵遇。實爲優恩。而羣臣報稱。不無慚色。今者陛下聖德所及。拓大封疆。恢復故宇。大江南北。俱爲內地。上自江陵。下至九江。欲乞朝廷選擇一二從臣。參處其閒。輔臣進呈。上曰。朕用人才。初無內外之閒。士大夫旣爲近列。多擇善地。至兩淮新疆。輒復固辭。今後差除。擇其避事辭難之人。重行黜責。權戶部尙書兼江淮荊浙閩廣等路經制使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從所請也。事初見是月庚申。尙書右司員外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甲子。言者請申嚴冠帶之制。俾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詔禮寺討論申省。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故論者及之。然迄不能改。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二十六年二月復申嚴之。

丙寅。京東淮東宣撫制置使韓世忠言。金人誅戮大臣。其國內擾。淮揚戍卒及屯田兵。盡勾回。世忠意欲乘虛掩襲。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亂幸災。異時何以使敵國守信義。遂不從。翊衞大夫貴州團練使范綜知金州。日麻不載綜前銜。按綜紹興六年七月癸巳以此官再任知綿州。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知洋州。日麻亦無後階銜。此以與元知府混名修入。俊仍兼四川宣撫司中軍同統制。

戊辰。故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特贈正任刺史。官一子。以經略使趙彬上其忠節也。事見紹興元年三月末。

己巳。詔陝西諸路。自祖宗以來。行使鐵錢。昨緣廢齊毀棄不用。遂致公私交易不便。可依舊。仍與見今錢引相兼行使。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九月甲午降旨。監察御史何鑄爲殿中侍御史。是日四川制置使權主管宣撫司職事胡世將至河池。時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既離鳳翔。陝西三僞帥懷不自安。掠取官私財物。爲入覲之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等言於世將曰。金人大兵屯駐河中府。只隔黃河。大慶橋敵馬日日放牧河南。騎兵疾馳三五日可到川口。吾軍就糧。散在陝西。緩急不能追集。關隘經年不葺。川路糧運斷絕。此存亡危急之秋也。今朝廷不得輒遣閒探。敵中動息不知。璘等家族所不敢顧。國事竟當何如。世將具奏曰。臣伏見國家自景德以來。與契丹通好。而河北之備益謹。治平中。敵人微有爭端。稍嚴外備。而重於改作。臣之曾祖先臣宿爲樞密副使。建議以謂今日之計。莫若外固和親之形。內修守禦之備。當時不失備禦。卒以無事。今朝廷方與金國講和。梓宮將卜於陵寢。兩宮復還於行闕。南北之民。各獲休息。實天下大慶。至於備禦之事。臣願以祖宗爲法。固不害爲百數十年盟好也。大軍屯蜀。十有餘年。四路供餉。民力困竭。今恢復陝右。所產穀麥至廣。出兵就食。鎮守重地。誠得其宜。兵雖分而備不可弛。於計實爲兩得。秦地形勝。精卒良馬之所自出。實軍國之根本。然卽今諸軍衣

食。仰給四川。則蜀又爲陝右之根本。況蜀地居吳、楚上流。號爲富貴。敵人欲取久矣。特以重兵保險。終不得志。今日分兵。宜使其勢與蜀相接。不惟保蜀。所以重上游之勢。川蜀非昔日之比。昔時河東爲邊境。與蜀風馬牛不相及。今河中府浮橋之北。便是敵境。陝西收復之初。朝廷固宜示大信。至於我之爲備。豈可不講。和好須自治得策。然後可固。若守禦不嚴。敵得輕我。動爲爭端。非所以固和好也。今既不遣間探。恐妨和議。敵之動靜。一切不知。若又分兵太遠。守禦不密。萬一有虞。敵以精騎馳突。自河中不數日至川口。比至。追軍馬決不及事。徇諸將之說。則欲坐食四川之糧。免遷戍之勞。人人一辭。固無足信。而士大夫與凡有識者之論。則謂兵不可出。出不可太遠。此折衷之說。臣近據秦鳳路兵馬都監賀仔稱。在敵中有薩里千郎君。與近上心腹人黃職方。三年前爲仔言。金國王子議論。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不顧。三五年。南兵決來作主。道路已知仔細。一發上去。決取川蜀。并據宣撫司幹辦官成希靖繳到紹興五年上都督張浚劄子稱。希靖料敵之謀。以國家阻江據險。彼之騎兵。非所長之地。近年屢戰屢北。兵終不得志。彼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爲害不細。臣以謂賀仔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之爲備。正可代謀。朝廷今以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衆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

護軍都統制吳玠所保仙人關。昨金人以本國勁兵及五路全力攻犯。大敗而去。地利如此。規模具在。臣以謂未宜遂廢。欲乞量屯軍馬。將一帶關隘。常加整治。魚關倉見在米斛不多。水運艱難。卒不能致。欲乞常椿留一二十萬石。以備緩急。世將此疏。係川陝大利害。故全載之。熊克小曆稱世將八月戊申朝奏除牧政。吳璘事而罷士。幾蜀口用兵錄乃云。世將八月二十三日至河池。盡差二十餘日。今從幾所記附此。克又稱世將爲宣撫副使。亦誤。世將除宣副在九月六日癸未。璘時新除秦鳳經略使。於是正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防陝、文等山寨備之。

辛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院學士胡交修兼侍讀。工部侍郎王次翁兼侍讀。武功大夫開州團練使杜平知原州。關陝之陷也。平自知原州沒於僞地。金人以平知鳳翔府。累遷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至是樓炤以便宜命平守故郡。許之。平言。世受國恩。既喪忠義。無顏復臨吏民。乃以平提舉台州崇道觀。平得祠在九月辛巳。

癸酉。戶部員外郎孫邦言。私酤條已免拆屋。茶鹽尚有籍沒法。亦乞蠲除。上曰。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行之已久。無甚大害。且循祖宗之舊可也。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既對。遂有是命。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事。措置興後麟府州用樓炤請也。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事在正月丙申。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

公尙忍遺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且慮世忠沮遏。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至是檜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詔以榮威屢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金國越王宗弼得之。復以榮爲將。

丙子。直徽猷閣江浙等路經制判官霍蠡罷。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使本戶部之制。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方半歲。難責以近效。統三上疏論上未許。至是統又言。經制司所創官吏。種橫多費。校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失經制所總之事。戶部本職。臣嘗已具陳。不復重言。若以謂監司州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欲以按察。卽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所以轄州郡。立省部。所以轄監司。祖宗之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之職。亦可廢矣。又自置此司以來。所謂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賊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蠡又擅將官錢三十萬貫借軍中。不顧朝廷大計。欲望其按察諸路監司州縣。革積年之弊。臣竊料其必不能也。若巧作名目。以取於民。徒爲國家歛怨基禍。以此爲術。其誰不能。望先次罷黜。遴選能臣。以司邦計。詔戶部措置。蠡與外任。旣而蠡乞奉祠。乃以蠡主管台州崇道觀。蠡得祠在十月乙亥。

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知單州。詔成州同谷縣稅戶趙清臣旌表門閭。本州言。清臣孝友睦婣。著於鄉里。政和末。其母張氏病。清臣割股肉以進。母疾遂安。諸姪請別居。清臣訓諭不從。因閉戶不出。號哭者累日。產業皆取其棄餘者。妻邵氏病。其子鄉貢進士廷彥復割胸肉爲羹以進。紹興初。清臣少子惟禮疾。廷彥夜禱於天。乞損己壽以增惟禮。旣而廷彥危病。惟禮披髮以禱。亦如之。數人皆尋愈。清臣中

子忠訓郎中亦孝謹。邵氏疾再作。割股和肉啖之。父子兄弟。孝友相尚。萃於一門。宜褒奬。故有是旨。

命常州津遣迪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奉元厤。以史館修撰張燾等言。重修神宗正史厤志備檢閱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二

【紹興九年】九月戊寅朔。尚書右司員外郎魏良臣爲左司員外郎。司農少卿陶愷爲右司員外郎。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鄜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顯忠換給日厤不書。或是樓炤行府便宜所命也。案日厤。顯忠待罪及朝見。並不帶持服字。今乃云特與起復。或是因上殿乞改官。當考。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以顯忠爲本軍統制官。上不許。顯忠行狀云。公與韓世忠同鄉里。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服。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案靖康建炎之間。世忠已立功爲觀察使。而顯忠尚未官。且年小於世忠二十餘。固非其儕匹也。顯忠既歸朝。繼爲劉光世。楊存中軍中統制。而世忠視存中爲先達。且威名等位。又皆過之。存中能服顯忠。世忠胡謂不能服之哉。蓋自趙鼎再相。朝廷漸欲易置偏裨。秦檜又忌世忠。故不欲以驍將畀之耳。行狀緣飾而云。蓋非其實。

己卯。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愐爲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愐副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使金國歸。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論私鹽窮究來歷之害。以爲州郡徒刑。殆無虛日。深可憫惻。臣嘗詢究利害。而得其詳。蓋比年以來。亭竈煎鹽。起止火伏之法。盡廢略無稽察。致亭戶私煎。莫知紀極。雖許額外煎到鹽。賣納入官。而官價低小。校之私賣。不及三分之一。又場鹽乞覓減尅。遲緩艱

阻坐罷資糧。如是則私賣與官鬻執利。欲望命有司講究。先革私煎之弊。其次斟酌煎鹽實費。立定適中價值。仍關防場鹽之際。勿令循蹈前轍。庶幾亭戶所煎有限。縱有賸數不歸於私。而以輸官爲便。非特法行禁止。囚繫漸少。亦使利歸於公上。國計不爲小補。詔戶部措置。閤門祗候吳益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承信郎吳蓋爲閤門祗候。

辛巳。左朝請郎劉化源、左奉議郎米璞、劉長孺並轉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新鳳翔府府學教授陰晫特改合入官。時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不汙僞命。化源陷金十年不屈。長孺嘗劉豫僭逆。嘗致書勸豫轉禍爲福。爲豫所囚。臣嘗召至本府。並欲津遣赴行在。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長孺亦皆老病。不任道路。乞並轉官與宮觀差遣。璞、化源初見紹興元年三月。長孺初見建炎四年九月。又言。晫亦是陷隔以來守節不仕之人。乞更賜褒擢。故有是命。先是宣諭使周聿亦上璞、化源忠義於朝。詔赴行在。八月戊辰。會炤出使。遂就進官焉。其後金人復叛盟。長孺知華陰縣。不屈而死。化源等除目以林待聘外制集修入日曆不如是之詳也。

壬午。左朝奉郎鄭億年言。有收到祖宗諸后御容五十餘軸。今被召入覲。見在舟次。乞令臨安府差人奉迎入內。從之。億年之過常州也。守臣直祕閣王縉不爲禮。且面詰媿之。既至行在。奏檜復以億年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繼欲復億年僞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楊前面折之。乃止。此以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修入明年

正月甲辰億年竟
復資政殿學士。

癸未。樓炤言。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軍興以來招生科敷悉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科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民力矣。上欣然喜見於色。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榷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宗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並緣。獄不至滋蔓。可令省部相度速復。不果行。熊克小厤載此事在九月丁未。蓋誤。

給事中蘇符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武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公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爲損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闕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此據

趙甡之遺史。履政大夫萊州防禦使知河州白常爲涇原路馬步軍總管。起復武功大夫博州刺史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使魏玠知河州。兼主管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翊衞大夫和州防禦使熙河路兵馬都鈐轄行營右護軍右都統制軍馬李師顏兼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司公事。武經郎吳濬充環慶路兵馬都監。濬、革子也。在陝西用樓炤請而命之。權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爲言。臣以爲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理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寢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賦欲輸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畫以聞。從之。熊克小曆載此疏於紹興十四年。（案）謙之明年閏十月改工部。十一年九月罷。十四年乃在撫州。不知克何以差誤如此。

甲申。左朝散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馮楹、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劉一止並試給事中。左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李誼試工部侍郎。兼職並如故。舊制。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爲序。至是一止審於朝。乃詔一止係自中書舍人除授。序位在楹之上焉。是日壬辰降旨。右通直郎張汲添差通判衢州。汲、孝純子。上召對而命之。

乙酉。故同州觀察使李永奇特贈鎮西軍節度使。永奇妻令人蒙氏特贈安化郡夫人。以其子顯忠歸正故也。於是顯忠弟左武大夫沂州團練使世壽、武顯大夫博州刺史世延、修武郎世武、姪忠訓郎師道、及

顯忠之子秉義郎師政各贈五官。永奇乾道初賜謚忠壯。

丙戌。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事士儼封齊安郡王。以朝陵還。特封之也。日曆無此。今以會要及中興玉堂制草修入。

戊子。樓炤言。永興軍保福院有姓張人。自稱趙王上皇第五太子。係杜充璉皇后之子。小名仲山。年十九。本軍已差官祇應。日爲給食。契勘所供年紀稱呼。詐僞不實。已下本軍根勘。詔趣具案以聞。直徽猷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爲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兼提點弓箭手措置營田。又以行營右護軍統領樊彥知洮州。賀景仁知邠州。向洌知鄜州。皆用樓炤請也。上曰。炤經理關陝。每有奏陳。頗合事宜。兼爲朝廷得此人材。以濟國事。尤可嘉也。利路提刑題名。宋萬年八月五日赴樞密行府取稟差充永興秦鳳等路提刑。在此前已月餘。蓋炤先除而後請也。景仁洌前銜未見。秘閣修撰新知單州柳約知蔡州。左朝奉郎葉夏卿復直祕閣。知單州。詔左承奉郎高穎令引對。穎、河南人。貢和末。中進士第。金豫之際。隱於民間。樓炤言其忠義。上召見。遂以爲國子監丞。

己丑。詔諸軍舊帶大河以北差遣之人。並改帶河南州軍差遣。行營右護軍後部統制軍馬李永琪知鳳翔府。秦鳳路兵馬鈐轄孫注知成州。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饑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幷。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熙寧初。王安石修水土

之政。與筦榷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爲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爲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能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有詔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欲斥提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舉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樓炤奏以修武郎閤門祗候知同州郝晸知陝州。富平之役。晸以慶陽叛。至是用之。上覽奏。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僚。檜曰。係舊差文臣。上曰。武臣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還州郡。久陷金、豫。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非武臣之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

承議郎蔣汝翼知醴州。汝翼以進士得官。建炎末。爲文林郎。知成安縣。陷於金。積遷至是官。河南初復。汝翼赴行在待罪。詔與合入差遣。遂有是命。（汝翼放罪。在今年五月丁亥。）詔今後諸軍不許代名。（事見紹興六年末。）以言者論自都督府隨宜措畫以來。冒名竊祿者不知其幾。乞加釐革故也。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覲闕廷。詔俟春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遣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脇之患。內外相應。

必來擣虛。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遠出接戰。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奸謀。所繫非輕。世將卽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爲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癸巳。左迪功郎王從一改合入官。依舊太平州州學教授。從一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淩明知亳州。

乙未。工部侍郎王次翁權資善堂翊善。以蘇符出使故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韓公裔特轉行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上以公裔給事潛邸。今三十餘年。積有勤勞。故有是命。故成忠郎盧大受特贈修武郎。官一子。以紹興初結集忠義。欲解慶陽之圍。爲劉豫所殺故也。（事見紹興元年四月。）川陝宣撫司以便宜增印錢引二百萬道。應副陝西使用。時右護軍之移屯者。當用糴本錢四百三十萬引。而計司乏糴本錢。乃有是請焉。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爲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鎭家賜刹例有請故也。

戊戌。以張洵知同州。（未見前銜。）拱衞大夫威州防禦使温濟勒停。南劍州編管。濟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其徒左武大夫耿著陰事告於朝。語連韓世忠。故有是命。世忠意未快。連上疏奏濟

狂惑犯分罪惡顯著乞遣至軍中詔濟移萬安軍編管王次翁敘紀云濟以世忠陰事來告上命黜居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至軍中詞甚不遜案濟先貶海外十一年七月乃移潭州敘記誤也移萬安日厤不載今以世忠罪狀修入林待聘外制集左武大夫耿著捐人至死降五官軍前自效恐卽是此事當求他書參考

己亥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上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衆五千七百餘人南歸熊克小厤稱仲荀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而樞密院勘會指揮乃云仲荀將帶東京官兵五千七百二十人克恐誤上謂秦檜曰仲荀善人也但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皐才具上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皐嗜酒未可厭衆時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與仲荀偕來上亦以其誕謾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奸狀乃謂是蒙眷寵上曰朕何嘗喜之如道宗更不循理亦不可用既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仲代將其兵從之秦雷仲管領江軍馬上稱皐先未可厭衆乃十月戊午事今併書之

庚子故中大夫直龍圖閣趙叔近贈集英殿修撰以御史言叔近有功於杭秀之民不幸死於亂兵望量加褒恤故也事列在建炎二年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子年及二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魏悼王五世孫慧之等請也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既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寨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彊盛然陝西陷僞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纔

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衆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訓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如敢違命必罰無赦熙秦兩路如有散亡亦當加以不能存撫之罪聿又面陳所過州縣遺民見之皆歡忻鼓舞屬戶所感泣者乙巳宰執奏事上以語之秦檜曰此祖宗仁恩涵養而陛下純用德化故爲夷夏所歸上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嘗笑趙鼎舉劉麟之語曰我能嚴刑故州縣無不畏聞江南只是尚寬鼎因勸朕立威以馭下是不知爲天下者豈可不尚德而用刑也乃以聿所言令陝西宣撫司措置小麻云檜等退而竊嘆曰唐太宗不聽封德彝之法律而用魏徵之義故能成貞觀之盛上於聽納同符太宗矣

權刑部侍郎陳橐等言右迪功郎李卿諳鍊刑法請以爲大理評事許之言者論卿以特進名授官年踰六十又非試中刑法之人命遂寢

乙巳左文林郎黃魯子特改合入官依舊平江府府學教授以薦對也

丙午左朝散大夫董濬知興仁府　左朝散大夫余應求爲福建路轉運副使　陝西之陷也武翼郎涇原路第十將王忠弼沒於僞齊積官權秦鳳經略使朝廷因命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泰寧軍承宣使

知德順軍節制涇原路山外諸將軍馬至是忠弼繳納僞命乞放歸田里詔速令換給仍賜詔諭之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阜民卒於湖州日麻不見贈官會要本門亦無之當考

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時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魯王昌宋王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黨滋衆今則悉爲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　金人罷諸路酒務賣於民間監官月督酒戶輸錢於官初金人右選入仕之法自初補閤門祗候至率府率凡十四階止許調征榷之任每月折支十千全藉移易庫金自贍而已至禮賓副使始理親民資序乃有廩祿及是罷之失職者甚衆　冬十月（案）是月庚戌戊申朔庚戌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宦爲監察御史初吏部功賞難於覈實吏得舞文爲奸宦因陛對力陳其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舍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奸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以例爲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爲定制人以爲當宦八月甲寅除勳外未知何日陛對日麻十月戊申張宦面對當卽是此日也

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祕書省正字朱翌范如圭並爲校書郎翌仍兼實錄檢討官如圭仍兼史館校勘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於御林子倫致上命亶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賚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

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昨者簽宣撫西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尚書刑部侍郎周聿改戶部侍郎。太常少卿蘇攜權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充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上大喜。遂有是命。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宂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駕部員外郎喻汝礪面對。漢文帝、光武嘗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遠也。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敵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鬬天下之士。以弊方鎮。而唐日以微。今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驩。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徼功之臣。流毒遂以羸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臣之區區。上願陛下申飭邊吏。毋隱奸。毋黷利。毋徼亂。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嘉惠汝礪又言。臣嘗謂忠義之士。如玉鎮大寶。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士選卒。以爲之戰。而徼忠義之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夫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掇。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撫近日樓炤之所蒐訪。周聿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仗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

甲寅。詔溫福州奉迎景靈宮神御別聽指揮。先是有詔奉迎好御。至吳興而浙東諸州鑿山拆屋。粧造次舍。言者以爲擾。故暫罷之。是日樞密行府准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閤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義。幷環、慶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明年三月所書夏國事可參考。

己未。上諭大臣曰。陝西新復州縣已放租稅三年。四川大軍移屯。亦蠲軍賦不少。惟階、成、岷、鳳未加寬恤。可與免租稅之半。以裕民力。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職如故。

庚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陝西還行在。炤乞能政以奉親。上不許。敦武郎鄭涓監潭州南嶽廟。仍賜銀帛一百匹兩。以周聿言涓頃知定西寨守節不屈也。事見紹興元年二月。尋又召。所居州津赴行在。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卒於邵州。年五十。荊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即佛宮爲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敗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蒙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略也。

戊辰。慈寧宮成。宮依山爲之。供帳皆備。上召秦檜等入觀。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用臨安守臣張澄議浚運河。而兩浙漕司調夫甚衆。勝非上疏論其害。即日罷之。因引疾求去。

章六上乃有是命。

己巳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知徽州。藻閑廢累年。以詔旨成書復命出守。

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令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徭。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至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應民間一利一害。先次能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爲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惠。上皆可之。燾又言。國家自軍興以來。十餘年矣。日不暇給。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紀來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載。得非陛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閒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爲務。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前是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荊南則舍舟遵陸。燾行至鎮江。上奏曰。主和者達賚也。今爲其姪烏珠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以往。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至河池與胡世將共議邊計。上許焉。陝西轉運副使姚焯直祕閣。焯隨樞密行府出使。故就用之。

焯以七月壬辰除陝漕。未見前銜。林待聘集有制詞云。比繇樞屬。留使關中。而樞密院官屬題名無焯姓名。蓋行府官屬也。

詔右修職郎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湛令赴行在。湛。商州人。略通書史。多機數。避難入蜀。守將邵隆亦在蜀中。湛屈己事之。隆知商州。湛亦隨歸。漸補以官。至是用樓炤薦召。

此據徐夢莘曾編修入夢莘又云。隆料金人有歸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授湛。使詣行在。湛改爲巳文。以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炤大驚。以白奏檜。檜喜薦湛。改官爲樞密院編修官。隨炤往陝西宣諭。案夢莘所云。與史不合。今姑附此。或是隆料金人復取三京。因湛召還。授以此策。而夢莘所記小差。更須參

考.

辛酉.詔萬壽觀使高世則令赴行在供職.秦檜引之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充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提舉萬壽觀.充實錄院修撰.秦檜薦俱領史事.故有是除.俱以疾不至.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爲四川都轉運使.兼陝西都轉運使.專管熙、秦兩路.汝嘉辭不行.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岑降充徽猷閣待制.初.右廸功郎吳伸之上書請減劉預也.事見紹興二年.岑爲祕書少監.以書譽之.至是有刻吐金集本者.實伸所上疏.而岑書在焉.秦檜奏伸書有斥聖躬之語.不可傳播.恐流入外境.乃令臨安府拘收.今年九月癸未.岑坐降職.　翊衞大夫安德軍承宣使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落階官.爲蘄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永宗在京畿.惟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搜求美女而已.每巡歷州縣.專務苛擾.民有冤抑.不能赴愬.既去.則人唾罵之.此並據趙甡之遺史.

甲戌.監察御史陳淵守右正言.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賜告省侍於明州.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爲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爲臣爲子之道.今炤可給假迎侍.秦檜曰.陛下愛親之心.施及臣下.臣等

不勝感歎。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尙節氣。鄉人號爲潑李三。山東陷。寶聚衆數百人。謀殺濮州守。不克。脫身南歸。朝廷以方議和。不之用。會飛入朝。寶以鄉曲之故。願歸軍中。飛以爲馬軍未之奇也。寶怏怏。乃與其徒四十餘人。約日渡江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之。繫於獄。凡三十九日。會得邊報。飛釋寶。問以北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還僞地。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假寶閤門宣贊舍人。統領忠義軍馬。屯襲城　金主亶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三

【紹興九年】十有一月戊寅朔。祕書少監鄭剛中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剛中爲樞密行府參謀官。及還。上召對。剛中言。臣爲陛下詳觀今日之勢。陝西新復。且遠。然就緒也必易。三京爲近。然就緒也難。何者。陝西得禁兵四萬。得弓箭手六萬。則有兵可守。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支一歲。則有糧可因。今又益以出蜀之兵。一旦有警。宜撫使號令六路經略。各據險阻。未易窺也。惟是三京久爲劉豫凶焰所焚。焦痛未蘇。凋殘尤甚。今古三京戶口纔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之一。近屯田司又收其已種之田。民力殊困。且地勢平廣而無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田。無一家可以供賦。孤城乍聚。易以生釁。臣願陛下選任郡守監司。精究屯田。俾民安業。朝廷和氣自東南達於西北。則功可成矣。既對。遂有是命。日曆。剛中以十月庚午得旨引對。去此凡八月。未知何日上殿。且於此附書之。當考。

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試司農少卿。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吳璘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上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故有是命。上錄在十月壬申。

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部郎官張柄等看詳。先是胡交修爲刑部侍郎。嘗有是請。詔限一季。紹興四年四月。久之未成。議者以爲刑部用例之

弊。非止臨時翻檢案牘。隨意引用。輕重適當而已。外議相傳。有部吏賣例之說。乞再立嚴限。專委丞評編集成書。復委通曉法令彊敏郎官一二員。看詳允當。上之朝廷。審實行下。方得引用。故有是旨。

己卯。上諭輔臣曰。新疆百姓凋弊。無往年十之一。而官吏悉如舊。何以贍之。可令逐路監司併省。庶寬民力。又曰。聞沿汴居民。苦於官役。不安其業。逃去者多。當嚴束。熊克小麻云。秦檜曰。陛下愛民。眞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上又言。前日議移岳飛屯於襄陽。深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西。既省饋運。亦可以彈壓盜賊。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他職如故。

庚辰。言者論今輿地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湖、興洋、汝潁、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尙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帥所統。自農爲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撫帥臣悉意講行。從之。是日。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自金國至燕山。俄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亦至。公佐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癸未。檢校少保、鄜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仲儡薨。輟視朝三日。贈少師。追封瓊王。謚恭惠。屯田員外郎陳康伯因對面奏。士大夫自僞庭召來上殿。須防姦人刺客。上以爲不然。語輔臣曰。汙僞之士雖衆。皆朕臣子。當以赤心待之。秦檜曰。陛下待人開心無間。雖漢光武何以加。是日。金人自河中府以馬軍八隊出城。遣人招同州巡檢官白美入城議事。美爲言。自今各守疆界。無令北軍私過黃河。簫千戶

者。言上畔卽無不得過河指揮。既有此橋。我有千二百軍在此。得指揮無令騷擾南界地於二十里外硬探。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卽上奏曰。臣伏見金人講和。今已逾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尙留金國。其賀正使亦不差人迎接。臣竊謂敵情不測。初議難信。理當過爲預備。昨吳玠所管右護軍七萬餘人。控扼川口。常苦分布不足。今移屯出川。僅五萬人。除秦鳳路及熙河路白石屯駐軍馬形勢相接外。其餘地里遙遠。老弱同行。緩急句喚不及。今別行措置。將分屯太遠軍兵。從臣一面相度。移那就近。其鄜延路未發老小。且令在元屯駐州軍存泊。熙河別無稅戶。從來多是蕃漢弓箭手田土。自經兵火。耕種稀少。難得斛斗。糴買不行。乞將楊政所帶二萬人。分那五千人。於附近本路有糧食處屯駐。本路在五路最處西偏。非金人衝突緊切控扼地方。今來糴價極貴於川蜀。徒使分兵太遠。臣愚以爲不若量留軍馬。差兵官管熙州職事。令政將帶精銳。就近屯駐。臣昨將魚關倉斛斗二十萬石。常行樁留。緣每月支動一萬餘石。今將利州倉月運萬石。以新易舊。利州所管。止有十八萬餘石。乞委潼川、成都利路漕臣。於沿流和糴一十萬石。以備緩急。涇原舊兵五萬人。馬九千匹。在五路最爲強盛。張中彥近以赴闕。乞別差帥臣。先是世將與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張深有太學之舊。相處甚懽。至是建議移屯關中。大將皆謂非便。而深持之甚堅。世將乃奏深頃以錢糧弛慢。得旨令臣取勘。深緣此積憾。視制置司爲仇敵。竊慮懷恨不一。別致中傷。欲望罷臣宣撫司職事。迴避張深。舊成都、潼川兩路對糴及腳錢折納米每石爲錢十五引。范直方之爲宣諭也。奏減三分之一。事見八年三月。及深又減其半。深又白樓炤裁定右護軍請給則例。於是諸軍出關。

歸怨於建議者。洶洶幾變。而閩州戍卒欲殺其守臣淮康軍承宣使孫渥。會謀泄不果。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且條上其利害。大略謂近所立新例。第可減折估錢。此軍折估錢舊每月爲百三十萬緡。臣近考見實數。革去虛椿弊倖目支止計九十七萬緡。卽不須將士卒見請之數頒行裁損。欲望斷自聖慈。並令依舊。庶幾恩出朝廷。士心感奮。

乙酉。殿中侍御史何鑄論士大夫奔競僥求之弊。且言。初改官唯注知縣。謂之實歷。蓋欲其改官之後。更練民事。以成其才。雖不拘常制。不得奏差。此祖宗之法。紹興所重建也。比年以來。纔得改官。求堂除差遣。內則欲爲寺監丞貳等官。外則欲爲倅貳。自知縣以下。皆不欲也。宛轉干求。寧涉歲月。不願參部。遂使實歷之法幾廢。選人纔出身。則有黃甲注擬。無出身。則參郎射闕。此亦祖宗之條。今具存也。比年以來。選人纔出身。則多欲求爲行在之職。無出身者。又求爲敕局檢屬之官。未有一日考第。未嘗一見吏民。自此改秩。大則爲監司太守。其次猶爲倅貳。於法令漫不知。於人情未之察。傳笑於人者多矣。願降睿旨。初改官人未經實歷。選人未歷州縣。並令赴部依法注授。不得輒至朝廷干求差遣。有違戾者。懲一二以示必行。秦檜進呈。言舊法初改官須歷親民一任。上曰。既有成法。自當遵守。遂命吏部措置行之。

丙戌。龍圖閣直學士京畿都轉運使李迨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迨始辭新命。上固遣之。及到任。又與權東京留守孟庾不和。先是降聖節日。庾失於行香。爲迨所持。庾方自劾。迨因此規求罷去。上曰。迨昔守官於濟。亦有風力。然爲人刻薄。自頃被命已偃蹇。今若止罷之。適中其計。遂有是命。　直祕閣提舉台州崇

道觀詹至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公事。至辭不行。右朝請大夫陳敏識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戊子。詔司農卿莫將奉使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李迨乃朕舊僚。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初命侍從兩史官各舉所知二人。至是權吏部尚書吳表臣等舉左議郎新知桂陽監張觷、右承事郎新通判淮寧府王循友、左朝奉大夫張甸、諸王公大小學教授施鉅、軍器監丞歐陽㬎世。右丞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甡、左宣議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呂用中、左文林郎嚴抑、左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左宣教郎呂廣問。右奉議郎提舉浙西茶鹽公事徐康、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李綸、左從政郎新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左迪功郎明州州學教授王伯庠、直顯謨閣馮康國、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鮑琚、左朝請郎荊湖北路提舉茶鹽公事賈思誠、左朝散郎新知臨江軍范正國、右朝請郎新知南劍州李文淵等三十二人。詔三省量材任使。甸、嘉興人。抑、歸安人。廣問、公雅孫。（公雅、夷簡第三子。仕至徽猷閣待制。）綸、綱弟。闡、永嘉人。伯庠、次翁子。琚、松陽人。正國、純仁子也。（觷、循友、鉅、㬎世戩、用中、康康國、文淵已見。）遂以琚爲軍器監丞。是月

正國爲廣西路轉運判官。甸知南劍州。（是日甲辰。熊克小曆。載甸除郡在十一月壬戌。案十一月戊寅朔。無壬戌。克蓋誤也。）㬎世守尚書都官員外郎。

壬寅。十二月

己酉。觷知鼎州。尋又詔未經上殿人令引對。十二月癸亥。後多擢用。

己丑。宰執奏敕令所已修成在京通用敕令。乞頒降。上曰。朕未詳覽。若欲頒降。須委官詳覆。恐有司行之

或有誤也。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上命復舊官。日曆不見此據飛奏劄修入。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久荒。拙於爲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上曰。陝西久陷僞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類試額自此始。詔西京諸陵文表等。令內侍省每季一次遣親從官齎降。故事。每帝后生忌辰。遣內臣往諸陵酌獻。至是以道遠。遣止就副留守司焉。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鄰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矣。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凡有賜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卽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壻。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時適監都進奏院。遂

命臨安給劄上之。熊克小厤。載上語於己丑。恐誤。日厤十一月甲申。乙酉。丙戌輟朝。己丑。廖剛本職進對。庚寅。陳淵進對。辛卯。臣僚上言賜賚等事。有旨依奏。同日令楊適錄進論語。中庸等解。詔故左承議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常明特與一子初品官。明卒於行在。給事中馮楫、祕書省丞劉才邵等言明去鄉萬里。母老子幼。乞用梅堯臣、劉恕例錄其孤。故有是命。才邵、廬陵人也。

壬辰。吏部侍郎周剛爲山園林按行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爲副使。始命邦彥充使。邦彥言。事干典禮。委付至重。乞如故事命近臣。故有是旨。左承事郎姚邦基特改左奉議郎。樓炤之出使也。言邦基不仕僞豫之節。故召對而命之。邦基先見建炎四年九月。選人魏申進太一總鑑。上曰。申所論該博。雖祕府所藏。亦未之見。可與循資。仍賜錢五百緡。

癸巳。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開府儀同三司。初。孟忠厚之守鎭江也。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至是又論正夫除拜非舊典。乞特降處分。後人毋得援例。自今除授有非舊制。並令給舍臺諫論駁。乃詔哲宗皇帝、昭慈聖獻皇后惟正夫、忠厚爲近親。餘毋得援例。御史中丞廖剛曰。是臺諫所當言者。皆爲劉君先矣。一止在鎭纔百餘日。事有不便者輒繳奏。由是秦檜忌之。左朝奉郎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改充集英殿修撰。右正言陳淵言。將未應除次對。望須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官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武經大夫雄州團練使王彥先自亳州來

朝。

甲午。秦檜奏神宗、哲宗兩朝正史。乞俟徽宗實錄書成之日。通將三朝事實。攷據修定。從之。時史館已分修兩朝正史。於是復罷。熊克小曆載此段。乃云。秦檜奏神宗哲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不知何謂。

乙未。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正民知淮寧府。朝奉大夫申暘知亳州。暘已見今年四月。直祕閣新知亳州王俊明知常州。

癸卯。詔樓炤疾速赴行在。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辛酉。案十一月無辛酉。辛酉乃十二月十五日。炤不應許時未還。今實從日曆。

廟名愍忠。同州鄭驤廟名愍節。皆以戶部侍郎周聿上其死節故也。紹庭、靖康初以朝議大夫通判陝州。權州事。死於難。彥先死事。在紹興元年。驤死事。在建炎元年。

乙巳。右朝散大夫曾慥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應辦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大軍錢糧。時戶部員外郎邵相在鄂州。以乏軍儲爲言。撫使岳飛所劾。言者亦論相到官以來。追催積欠。侵奪榷酤。故以慥代之。中書舍人又劾相坐視諸路違欠數多。並不按劾。後二日。奪相直祕閣。令吏部與遠小監當。言者論相罷總領。在此月乙酉日。今聯書之。相爲岳飛劾奏。據洪邁夷堅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蓋不欲令出於將帥之意云耳。

十有二月己酉。左諫議大夫曾統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左承議郎福建路轉運判官張嵲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治平以來。詔三歲一舉士。自是率用。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明年省殿試。故蔭補與登第人。往往先後到部。於注授爲便。而漕司歲費亦無相防。誠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殿試。爲軍興展至明年就維揚試。紹興元年殿試。爲明堂又展一年就臨安府試。今明年當試進士。復與大禮相妨。且省司財計。難以應辦。此不便一也。近歲初官人。率待四五年闕。若奏名人與蔭補人同時到部。愈見差注不行。此不便二也。倘更展一年。則大禮科場省殿試。皆得如古制矣。況來年不獨舉大禮。且山陵營奉有日。豫備兩宮回鑾差官置局。日分亦恐不給。安得不權時而制宜哉。兼河南、陝西士人。各罹亂政。學業荒廢。姑緩一年。亦無不願。詔禮部討論申省。明年二月壬戌施行。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蘇攜充徽猷閣待制致仕。以病自請也。攜尋卒。太常丞梁仲敏乞續編紹興以來因革禮。從之。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盧益薨於嚴州。

丙辰。紹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令引對。叔度奏疏曰。臣竊見迺者藍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遠近之情。無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不過二端。曰戰與和。而各有說也。自宣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中國。啗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利得騁。則長驅深入。暴犯宮闕。震驚陵寢。邀遷兩宮。竭取金帛。中原之民。肝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仇。何可和也。然而梓宮未卜。因山兩宮遠在絕漠。如敵人革心

易盧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爲其國主議之臣獻前日釁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曰歸我梓宮歸我兩宮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憶不信含憤匿怨屈而與之和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返也今閱時寖久未聞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挾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者臣實惑之豈其國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罷敝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爲不然宣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倖其革心臣恐使軺亟行而輕騎自屈萬一歲時之閒國用既盡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追監既遠思患豫防慨然發憤明出震斷修兵備以杜其窺測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贈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叔度明年八月壬申對移

丁巳詔保州宗室令吏部先次注官時翼祖子孫渡江者十數人有官者四人而已宗正丞鄭鬲乞權依兩京宗室例注官故有是命鬲初見三年十一月甲戌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翟襄移知壽春府日厤無襄前銜此據襄乞上殿劄子修入

朝奉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兼權知河南府及本路安撫西京留守司公事先是觀文殿學士西京留守孟庾權東京留守及朝廷聞王倫爲金人所執召翟襄還乃命利用　武翼大夫忠州刺

史知壽春府孫暉領文州團練使。爲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命暉招軍千三百人。是時有鄜瓊叛軍爲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使效免歸者甚衆。皆願投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庚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王健爲樞密副都承旨。

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翰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論光之過。檜疑之。陳淵獨不論光。熊克所書云爾。翰卿爲中丞不知有無文字。當考。

壬戌。言者請宗室之散在州縣者。並令津遣歸所屬宗司。增其廩給。庶幾知自貴愛。詔禮部措置。後不行。

宗正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祕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熊克小厤載此事在甲子。今從日厤。

己巳。給事中兼侍講劉一止、起居郎周葵並罷。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郎呂廣問。廣問嘗爲李光屬官。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侍御史何鑄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迫於光之囑而舉之。是欺陛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宮祠。直徽猷閣新陝西轉運副使李唐儒爲四川轉運副使。直徽

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霍蠡爲陝西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張深知瀘州。用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也。事見十月癸未。既而言者又奏深徇私廢法之罪。遂罷去。日麻。張深明年正月庚寅罷知瀘州。而不見除日。勑疏有云。近有除知瀘州。則必此時也。案霍蠡除陝漕。實以代深。故因蠡除命遂書之。須求他書參考。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趙彬陞顯謨閣直學士。以破慕容洧之勞也。敍鄜州防禦使辛企宗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是冬。金主亶諭其政省。自今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盧達切。鉢。並循遼人故事。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元帥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托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青乘海至遼東。僞稱王師。遂破蘇州。遼土大擾。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之意。既而復去。金主亶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御畫乃聽。時太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於朝。上嘉之。拜忠植爲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步佛山人也。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爲界。朔方盛傳御駕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猶甚。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噶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中內亂。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尼瑪哈也。知濬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宮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強。官兵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耳。茵、益都人也。女眞

萬戶呼沙呼北攻蒙古部。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亶以其叔呼喇美爲招討使。提點夏國、塔坦兩國市場。塔坦者、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塔坦。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爲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鐵。故矢簇但以骨爲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由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是歲。直祕閣王剛引年告老。許之。後二歲卒於家。此據剛墓誌修入日厤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四

【紹興十年】歲次庚申金熙宗皇統三年春正月案是月丁丑朔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先是金人遣奉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朔册命等事此以紹興講和錄及洪皓行述陳淵奏議等參修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爲主既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曰臣竊見金人爲本朝患十六年於茲矣昨者張通古輩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藉藉謂敵情反復如此咸以爲憂望陛下採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亟安天下憂慮之心繼自今時嚴爲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解黎元倒垂之命庶幾中興之效足以垂光於萬世忻出湖南漕日曆不載吏部題名亦起於紹興末年皆不可弛林待聘外制集忻除湖南與賀允中閩漕同制案允中除命在是月甲午或當同日且附此更須參攷左武大夫河州防禦使權知閤門事韓恕特差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見管閤門職事如舊尋詔恕落階官爲濟州防禦使

乙酉。尚書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李誼爲工部尚書。假資政殿學士。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集英殿修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爲徽猷閣待制副之。誼不受命力辭。其親舊曰。不可。誼曰。我不過奪職罷去爾。安可行乎。丙戌。誼免官。以將試工部侍郎。充迎護使。濟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爲宣州觀察使副之。初。兗人張匯從父行正守官保州。陷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封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略以爲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賚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賊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賊手。以去羣凶。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蓋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犯河南。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爾。而烏珠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松年、靖子已見紹興四年十一月。疏奏。匯等皆授初品文資。匯等補官日麻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既而淮西宣撫使張俊因奏匯充本司准備差遣。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請泛印錢引者徙二年。不以赦免。從之。尋以乏贍軍。泛印復如故。

庚寅。奉直大夫李景模知唐州。景模已見去年四月。

辛卯。使臣秦宗道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坐於皇城內撰造妖言惑衆也。仍令皇城司榜諭。此未知與秦檜所云匿名事有無相關。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薨於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經早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卽日薨。年五十八。上方遣中使徐珣撫問。訃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於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李維徙閩部。綱行狀云爾。日曆不書。(案)日曆二月丙午。李綱除特進致仕。丁未。福建提刑趙令衿改除浙東提刑。王申。方庭實除福建提刑。替李維通理成資闕。令併附此。綱後證忠定。

壬辰。左迪功郎新潼川府府學教授唐文若特改左奉議郎。差遣如舊。文若、庚之子也。庚眉山人。大觀間。京畿提舉。以薦對。故有是命。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新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豈惟養成人材。足以抑奔競之風矣。

癸巳。上諭秦檜曰。新疆各宜屯兵以守。得之雖易。不可以易失之。秦檜曰。聖慮深遠。蓋將保民以圖恢復。上又曰。陝西弓箭手最爲良法。神宗開邊。當時甚盛。今聞其法寖弛。官司擅行役使。宜嚴行禁止。又鞍馬器甲亦當葺之。

甲午。太尉處遠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制軍馬軍畿營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尙書吏部員外郎賀允中爲福建路轉運副使。詔作忠烈廟於仙人關。以祠吳玠。先是左宣教郎新川陝茶馬司幹辦公事權監都進奏院楊樸上書論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願特詔有司。與玠立廟。榮以封爵。使蜀人歲時祠之。故有是命。樸、資陽人也。

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遷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焞遂居紹興。詔奉使官莫將、韓恕各官其家二人。

己亥。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陞黜。且趣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敵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此誠不可。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寡則必怒。與其多。不若寡之爲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備。此至計也。惟陛下擇之。

癸卯。上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諭。程敦厚撰孫覿墓誌云。朝廷方遣莫將使北。有奸人章之奇。自謂國信所官屬。乘傳至蜀州。有所徵伺。縗廷之坐語。使人探其蹟。得詐所爲印章文書等。遂捕而械繫之。迄正其罪。縗眉山人。時以左朝請大夫知蜀州。

温州僧清了者。與其徒自言上嘗賜之以詩。上謂宰執曰。朕不識清了。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温州體究。恐

四方傳播謂朕好佛、朕於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於治道、秦檜曰、陛下垂思六經、而不惑於異端、眞帝王之學也、

甲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觀、奉朝請、時有詔趣億年赴闕、上召見於內殿後二日、遂以命之、制詞略曰、還祕殿之隆名、賦殊庭之厚祿、非爲爾寵、蓋所以昭大信於四方、其詞、中書舍人林待聘所行也、御史中丞廖剛言、億年身爲從官、委質叛臣、今而歸國、赦其戮、幸矣、乃寵以祕殿雄職、授以在京觀使、臣恐此命一行、節夫義士、莫不解體、非所以訓、陳淵亦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爲從官、而有從敵之醜、況資政隆名、乃賊豫所竊、以與億年、固不可以言復矣、必以復爲言、已著其從賊之罪、彼粗有知、必不敢授、強而授之、則如淩唐佐、李亘之徒、以義而獲褒、李顯忠、趙彬之輩、以材而得用、必皆曰彼從賊而猶見褒用、吾屬何榮、是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爲今日中興之累也、不報、亘守南京、嘗謀歸國、爲劉豫所戮、至是贈徽猷閣待制、故淵言及之、李亘贈待制、據林待聘外制集增入日、厥會要並無之、

乙巳、布衣歐陽安永獻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束帛、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近探聞河中府積糧草六十萬、添支軍人每名絹二匹、糧七斗、草三束、耀州捉到奸細王萬稱卻要賺殺之說、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幷發河東簽軍、招收李成及添置沿河提舉官、以臣愚見、彼方內自誅殺、又有盜賊之患、未必便動、然亦合先事措置、今風

翔見屯軍馬。據南山之險。萬一有警。吳璘可以當之。若與璘相據。分兵涇原。直犯秦隴。則我軍斷絕。涇原雖有舊軍馬。陷僞以來。多失訓練。甲器不足。僞將皆無相敵之意。萬一有警。只是投拜。今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以入覲。必須自請。宜以此時更選帥臣。機不可失。至於逐路兵將官。多是從僞之人。固不可盡易。其近上統兵官。望從朝廷更加選擇。臣近論奏向云。萬一不測。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申請待報不及。乞從本司一面隨宜措置。仍乞密降指揮。付臣遵守。

二月丙午朔。左朝請大夫知南外都水丞郭敏修改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左奉議郎知興仁府李尚達知南外都水丞公事。

戊申。命樞密院統制官雷仲節制鎮江府屯駐忠銳第三將軍馬。案此事去年十月戊午已得旨。不知何以許時方出命也。

庚戌。尚書刑部員外郎羅汝楫爲監察御史。汝楫、歙縣人。輪當轉對。既退。遂有是命。當求汝楫轉對劉子翬入。

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劉錡爲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軍馬。錡兼節制。在此月壬戌。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頃緣多事。淹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於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爲准。於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

解內將來紹興十二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剛陳請已見去年十二月右正言陳淵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中書舍人程克俊、林待聘並兼侍講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末嘗爲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

丁巳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直祕閣知遂寧府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詘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爲之時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鄰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於是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略曰顧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僞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汝礪除潼在三月庚子今併書之譚家撰汝礪年譜云知遂寧府陛辭土音親出殿見聞殫洽詞采英奇之語尋改除潼川轉運副使詞臣即採陛辭日皇帝所出八字以寵之(案)林待聘外制集此八字乃汝礪知遂寧府告詞篆之誤妄如此史堪作汝礪墓誌又因而書之由是觀之私家行狀墓誌所書天語要未可盡憑須細攷之乃可

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上諭大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

其賜矣。秦檜曰。陛下勤於恤民。故親民之官。尤謹擇之也。熊克小厤繫此事於正月丙日。（案）今年正月無丙辰。蓋二月十一日也。

戊午。詔右迪功郎新永安軍使兼陵臺令雙虎特循一資。令之任。亦以薦對也。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尚書工部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孝迪薨於紹興府。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周聿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罷史館。以日厤事歸祕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舉。以監修國史繫銜。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始用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揚英言。國史案文移。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厤所爲名。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庾爲左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責授左朝奉郎少府少監金州居住仇悆依前官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並進一官。

己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閻邱昕充集英殿修撰。知建州。

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沈晦陞徽猷閣直學士。

左從事郎陳之淵爲祕書省正字。用從官所薦也。直祕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轉運副使吳偉明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左奉議郎知南外都水丞公事李伯達爲京畿轉運副使。左朝奉郎淮南東路提舉茶鹽公事曾緯爲應天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緯未行而敵至。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爲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廢也。（中興聖政。史臣）曰。兵民不可相無久矣。豐其衣食。以責其死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當惜。然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於體國者。不可以語此。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實爲直徽猷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淵之除祕書少監也。以家諱引避。遂改宗正少卿。是月丙辰。而庭實別與差遣。至是乃補外焉。左朝奉郎知道州丁則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癸酉言者請復置勳官。以寵文臣之有武功者。事下吏部。後不行。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最害陛下之孝治。士大夫到部。留滯愁歎。何以召和氣。望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從之。先是直祕閣新知太平州秦梓、直祕閣知泰州王喚皆以恩幸得官。秦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爲之地。繇是二人驟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增修。但明清又云。次翁言。方事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罷審量之命。以安反側。而次翁奏疏中無之。或是上殿口奏之語。否則三省鄧貼行出。亦未可知。今附見此。

郎湯鵬舉直祕閣知鄭州。

尚書右司員外郎陶愷直龍圖閣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秦州置司。左朝請

甲戌。監察御史羅汝楫爲殿中侍御史。右承事郎王循友爲太府寺丞。循友以選人從韓肖胄出使。改京秩。至是用從官薦而命之。

是月。封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之妾芽氏爲國夫人。周氏、陳氏並封淑人。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周氏初見建炎二年六月。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昨累具論敵情難測。乞外固和懽之形。內修守禦之備。前後所論不一。臣所見淺狹。到蜀二年。到軍中半年。博詢衆論。粗得事情。竊見今之議者。爲迎合之論。則謂和議已成。便可無事。爲欲速之計。則謂六路勁兵。皆爲我有。而不知未可得其實用。此說一行。實誤國計。近報元帥薩里千見在解州。洛索之子鶻眼見在龍門。珠赫貝勒見在平陸縣。並係久在陝西窺圖川蜀之人。去而復來。其意安在。河中府積糧六十萬。軍人添支錢絹。聞之邊人。皆謂敵人每有動作。先是如此。臣恐鄜延、熙河等處。分兵太遠。墮其計中。大慶橋不數日可到。鳳翔、鄜延已是隔絕。熙河到此十五程。豈不誤事。臣已一面隨宜措置。趲部軍馬。就近捍禦。四川久困之民。日欲望休息。臣昨具奏乞措置就糴。將枉費水腳錢。卻充糴本。於興洋等處糴買。可減白著對糴之半。計司暗謬。務在欲速。頓減糴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餘石。其初妄謂川中一緡可就陝西糴米十石。今熙、秦一緡不得兩石。皆坐昨來會稽乖謬。臣已一面措置。於近便沿流處糴買。分兵就糧。所有陝西諸路收復雖已幾歲。人心苟簡。軍政廢壞。則是雖得陝西。與未得同。涇原據隴西之險。遏敵人之衝。可以爲本根屏蔽之助。本根既固。自近及遠。經理餘路。數年之後。合新舊

簡練之軍。無慮可得二十萬。兵力既壯。並河爲塞。以守以戰。無所不可。今不圖此。但謂已得陝西勁兵良馬。便當悉爲我用。實爲誤國。向云或有警急軍事。待報不及。乞從臣一面隨宜措置。密降指揮。付臣邊守。未蒙指揮。北軍狡獪。若不測奔衝。臨時申請不及。定誤國家大計。權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今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蕩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悼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責其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汝。既屈服之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威恩之度。臣蓋不能自已者也。惟陛下擇之。初。磈山民朱從往南京負販。從劉氏嫗得小兒曰遇僧。歸而育之。有金人之戍磈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少長京師販豕人張四者見之曰。是人全似少帝。遇僧竊喜。會三京路通。有詔訪宗室赴行在。遇僧乃自言少帝第二子。縣令請監酒石某問之。某者、駙馬都尉端禮之弟也。遇僧略言宮禁間事。且曰。少帝使老衞士張全負之以出。因流落民閒。且引統領官劉某爲證。遇僧私語劉曰。公言與我異。當以公累年作過事聞於朝。劉懼。遂合其說。知單州直祕閣葉夏卿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見而疑之。白守臣王伯路。請於朝。閣門言。淵聖皇帝無第二子。詔淮東漕臣胡紡委守信勘治。市人譁言獄中夜有光氣。爭饋以酒食。守信逮劉氏

媼質之。遇僧乃服。詔杖脊黥隸瓊州。案亂華編。有靖康陷敵皇族數。似是顯仁皇太后歸日從行內侍所具。云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而此云無第二子。疑訓乃北地所生也。此可見遇僧之妄。故附著此。

三月丁丑。詔臣僚論事。自今只陳事之當否。無或蹈襲前日崇觀、宣政爲口實。可告戒中外。務盡致恭之禮。秦檜奏曰。外議恐因此致當時人復來上曰。豈有是理。只爲言者多明指前事。朕爲人子。有不可聞。檜曰。此陛下之聖孝也。

己卯。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張中孚入見。命坐甚渥。其弟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中彥俱來。始中孚自陝入朝。或爲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都行遍。教我如何做列傳。市人行坐皆道之。

權尚書吏部侍郎陳橐請河南一郡以自效。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此條日厤漏載。今以橐辭職名奏狀參考附入。中書門下省減正諸房公事范同權尚書吏部侍郎。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復徽猷閣待制。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主管秦司直龍圖閣知荊南府薛弼充祕閣修撰陝西轉運使。直龍圖閣新除主管川陝茶馬公事陶愷知荊南府。

癸未。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剛爲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以忠銳第四將隸之。

甲申。封閼伯爲商邱宣明王。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遽至長安。所聞益急。壽

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爲言和尙原最爲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累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之。燾遂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丁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鄜延路兵馬鈐轄趙澄知原州。

戊子。詔成都府錢引務增印錢引五百萬道。付宣撫司。以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言。贍軍錢闕四百二十萬緡故也。

己丑。罷諸路增置稅場。

辛卯。尙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徐度知台州。以右諫議大夫何鑄奏其有心懷異。傲物自賢。故有是命。是日。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次翁所上疏。當在此時。而熊克乃附之六月末。案今年六月二將出師。未嘗入覲也。

壬辰。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劉昉試太常少卿。前一日。昉面對。論河南之地。自賊豫僭竊。親民之官。取其辦事。或以使臣及吏人爲之。斯民被害。甚於塗炭。恢復之初。自應首革茲弊。而當時赦令有

不易官吏之語。以故重於失信。願委自帥守及憲漕之臣。公共商量。其見任知縣縣令。有以使臣吏人充者。卽於幕職曹官及丞簿中選擇。對移。務在得人。庶幾民安其生。漸有息肩之望。從之。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正旦使蘇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冷山。頗爲陳王希尹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封册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上國有其北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恐必不可。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塔坦帳。其帥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洪皓事據行述增入。敵人所要索十事。他書皆無之。今因此略見其概。以補史闕。修武郎閤門祗候知拱州賈垓別與差遣。垓、祥符人。久陷僞地。劉豫之廢也。經金國行臺自陳。得河南郡。故遣官代之。

丁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諜報河東北簽軍備糧。來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留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堤岸。仍差馬軍編欄。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卽具以奏。且遣兵備之。左朝議大夫江東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張杲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用從官薦也。

戊戌。監察御史陳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

己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武康軍承宣使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知熙州楊政移知興元府。翊衞大夫貴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金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范宗移知慶陽府。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田晟移知渭州。淮康軍承宣使知閬州孫渥移知熙州。右護軍統制軍馬王彥權主管鄜延經略安撫司公事。權主管延安府。自郭浩以下。並趣令之任。

庚子。御史臺檢法官朱彪、太府寺丞祝師龍並爲監察御史。祕書省著作郎凌景夏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王揚英祕書省著作郎。

壬寅。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於天章閣西之神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忠臣。元符考功員外郎。以定范純仁謚入黨籍餘官第一百人。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奉詔委知保安軍楊順與夏人議入貢事。初。夏國招撫使王樞自行在歸。送伴官王晞韓護之至境上。夏國三司郎君者。爲晞韓言。本國荷朝廷送還樞等。乞敍舊日恩信。兩國通和約。三月望日。修公牒來保安軍入貢。晞韓不疑其紿己。聞於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樞託病不至。三司者爲順言。吳玠七請和於我。我不之許。今誠結好。汝家國勢非前日。約我兄弟可也。順怒。報曰。王樞在都堂。搖

尾乞憐請歸求盟爲臣妾朝廷厚賜以遣我豈須汝盟耶三司曰檜苟生語耳是事在國主在宰相豈預檜事晞韓言不已三司出一紙書曰王檜至備陳秦僕射召至都堂有欲與夏國講和之言息兵睦鄰雖屬美事然須遣使臨邊計議赴朝獻納藏之祕府此爲定式與晞韓所申不同順以書還三司不復出錄其語以示帥臣郭浩世將備奏其事後竟無耗晞韓還朝乃以爲大理寺丞晞韓今年七月癸卯以新大理寺丞論罷未知何日所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夏四月（按是月乙巳朔。）丁未。司勳員外郎張嵲兼實錄院檢討官。　右宣義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稅賦四萬貫碩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殿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朝正、開封人也。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言者劾其病不任事也。　直顯謨閣知夔州馮康國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主管川司。

右承議郎范振上書論雇募耆戶長等十事。乙卯。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辛酉。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　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爲尚書兵部侍郎。彬自延安入朝。既見之八日。乃有是命。

壬戌。特進知泉州趙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鼎既謫溫陵。累章丐罷。上不許。時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汪伯彥守宣州。端明殿學士徐俯守信州。前數日。御史中丞王次翁入對。論鼎不法。因奏伯彥不恤饑民。而興土木之工。俯妄自尊大。不親郡政。乞與外祠。秦檜請以章示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爲進退。會鼎再乞宮觀。遂有是命。是日。東京副留守劉錡入辭。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戍陳汴。後五日。錡乃行。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權吏部侍郎范同兼實錄院修撰。始除修撰官也。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廣爲禮部員外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守祠部員外郎。翌因轉對。乞搜訪徽宗御集。建閣如故事。詔學士院擬定。遂有是除。集英殿修撰知明州潘良貴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良貴引疾乞宮觀。乃有是命。

乙丑。宰相率百官啓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皇恐。力辭賜絹。聽。克小曆云。丙寅。上以語宰執。歲上待諸將甚厚。而訓飭之嚴如此。蓋恩威並濟也。

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俊以租米以乾道宣諭聖謨修入。中興聖政史臣曰。賦絹天下之公法也。賜絹一人之私恩也。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用歲賜以塞之。以爲寧過於私恩。不可少害於公法也。有公法所以不起其例。隆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御將。誠有道矣。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

討官劉昉、祕書少監兼資政殿說書陳淵並罷。右諫議大夫何鑄論昉鼓唱是非。前此敵使之來。未有定議。巧持兩說。徧游公卿。淵特奏補官。備位諫員。但知朋附。數對士大失非毀臣僚。其語尤爲不遜。去歲小生上書狂妄至甚。書中薦淵頗力。安知其不預謀。故二人並罷。

丙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新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劉綱知宿州。

丁卯。上諭大臣曰。聞三京穀賤。令有司糴之。運至江、淮。以備凶歲。則可減東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鎭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鎭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知泉州。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知鎭江府。張俊言仲荀有才。故有是命。

戊辰。直祕閣通判秦州郭子卿知隴州。

庚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江公亮乞大臣選易守令。上謂宰執曰。縣令至衆。朝廷豈能人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秦檜曰。陛下選大臣。大臣擇監司。郡守擇縣令。固當如此。尋以公亮守宗正少卿。公亮除命在五月庚申。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左朝請大夫新知全州史燁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直徽猷閣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爲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壬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肖胄兩入樞府。凡三年。

詔熙河帥臣提舉買馬。

五月甲戌朔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汪伯彥、端明殿學士知信州徐俯並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伯彥仍給全俸。達州文學睦昇特補修職郎。昇、建炎初爲華州司理參軍。金豫之際屏居耀州之華原。不復仕。守臣以聞。故有是命。先是有詔新復諸州。詢訪潔身挺節之士。至是耀州以昇名上。又言。迪功郎吳溫舒不受僞命。寧州言。進士張傑自隔絕之後。不復就舉。近辭金國行臺之召。而爲書欲兩國休兵復境。未及上而詔書講和。遂已。河南府言。借補秉義郎郭永昨在僞地。結集忠義之人。俟南兵到來。欲同舉事。爲其徒儀端所告。杖脊。檎密行府言。忠訓郎曲念祖爲涇原第三將。飛山寨駐劄。建炎末。堅守不順。既而無糧不能守。逃之渭州。至今不出仕。又言。鄜縣簿張彬常與縣令辛公淵同接僞詔。彬言。豈不忘本國。爲公淵所首。遂坐斬。應天府言。承務郎知穀熟縣閻琦坐匿宗室子被害。乃詔溫舒改京秩。傑補迪功郎。永、承信郎。念祖、武翼大夫。遙郡刺史。贈彬承務郎。琦、奉義郎。官琦家一人。昇、華原人。溫舒、三原人。傑、襄樂人也。自吳溫舒已下皆不見於日曆。今以林待聘外制集附入。當求他書詳考。琦先見建炎四年九月。

乙亥。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韓臨亭知興仁府。

丁丑。上謂大臣曰。天下之財。何必盡斂於府庫。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藏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王言之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朕性淡薄。服用樸素。故宮中無敢踰者。但聞

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爲飾。不惟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榜諭。限三日毀棄。違者重坐之。

左從政郎台州州學教授張闡召試館職。闡初以中書舍人林待聘薦得召見。闡言。敵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謂敵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貴。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爲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遂有是命。闡初見六年十一月。憩克小曆稱給事中林待聘薦闡（按）待聘今年十二月方遷東省。克小誤也。闡六月丙寅除正字。

己卯。徽猷閣待制提舉洪州玉隆觀胡舜陟復知靜江府。

右奉議郎王以寧復右朝奉郎。知全州。故左宣教郎董國度特贈左朝奉郎。國度、德興人。宣和末。中進士第。調水簿。會北邊兵動。乃留其家於鄉。敵陷中原。國度棄官走村落。居數年。有俠士以海舟載之南歸。國度至行在。上書言利害。調宜興尉。秦檜與之有北方之舊。白改京官。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至改卒。特贈四官。錄其子仲堪。夷堅乙志載俠者事甚詳。今不盡取。

壬午。左朝奉郎李長民知泗州。

癸未。右奉議郎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王傷爲樞密院計議官。傷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申。詔徽宗皇帝御製閣以敷文爲名。直祕閣新知常州王淩明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乙酉。監察御史張宦守祕書少監。

丙戌。江東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奏修行宮。欲大慶、文德、垂拱、紫宸四殿。規模稍大。上恐勞民。諭

輔臣令從簡儉。止營兩殿足矣。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士留守孟庾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僞齊。乃言邊面四塞。未免枕戈坐甲之勞。間以江左爲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不若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宗弼時爲右副元帥。力不能爭。及昌誅。宗弼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入犯。命鑾哷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薩里干犯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犯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酈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至是犯東京。張戒默記。敵犯東京在五月十三日。日曆劉錡奏狀及順昌破敵錄並在五月十二日。趙甡之遺史在十一日。諸書不同。（按）費士戣蜀口用兵錄。有岳飛牒胡世將公文云。蔡州傳到汴京留守司文字。備舉都元帥府劄子。行府奉皇帝命。與師問罪。盡復疆土。今月十三日到汴京。撫諭了當。十三日丙戌也。今附於此日。孟庾不知所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遽去。遂率官吏迎拜。宗弼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金主亶詔諭諸州縣。以達賚擅割河南。且言朝廷不肯徇其邀求之故。詔詞略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紹興講和錄。金人復取河南。詔敕行臺尚書省。粵有遼叔世。專肆奢暴。惟皇天假手於我太祖武元皇帝。恭行討伐。併有土宇。惟我太宗文烈皇帝。不敢閼於天降威。乃命帥臣。自大江以北。皆俾我有。太宗始務息民。不貪其土。止以大河分流爲界。自河以南。苟得賢而處之。亦猶吾民。況以天下爲公。古之道也。遂建張邦昌爲大楚。畏懦無立。不克所付。未幾就戮。爾後劉豫再立。位號皆自我師。援之拯之。守之護之。俾有存焉。亦以使我軍士就護安息。不謂向者達賚等入奏。援立劉齊。非所以利。適足以害人也。三軍之士。往往皆曰。自開拓以來。大事既定。申畫封疆。亦有年矣。何故罷於奔走。違越分疆。遠屯戍守。他土何苦併一措畫。惟軍與士。皆得活息。矧惟劉豫悖德壓聞。立武臣。非終竟無所濟。今取河南。惟其土人宅爾土。疆爾居。甸爾田。爾既有幹有年於茲河南。惟其安。罔有他心。亦惟軍士能戮力一志。爲安守我土。以此而行。可速完。朕乃從其言。內外罔

不帖然。逢賚等復力言。齊爲不道。既殘矣。邊面四塞。遊逖。猛士雖能守之。未免枕戈坐甲之勞。間以江左爲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難以久安之計。不若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恩養非爾所求而與之。非爾所致而得之。爲恩重矣。爲義深矣。朕詞於衆言。或不可者三之二。朕以元元休息之意。斷自朕心。又可其請。逢賚等不俟詔命。款報。遽割土疆。旋班屯軍。凡此之爲。皆逢賚等實稔姦謀。相爲接好。將啓亂心。預圖外交。先施貴報。庶無夾攻之患。包藏詭狀。專輒陳請。割賜土疆。職此之由。朕豈以止戈爲武。舍垢藏疾。不欲重違成命。故王倫既執之後。命使發藍公佐偕往貴數之。調發貢齊正朔。徵謦表。追册命。冀其無我逆。然後禮降封册。今省來章。歲如也。其餘事意反有要求。況河南中原之地。實惟天所授。天與不取。縱敵長寇。爲患滋甚。亦使人心久則異。異則變生。抑又保聚完具。蔓草難圖。而使生靈恩罹殘毒。不能休息。由此患之。朕志先定。昆命於朝。僉曰不可赦。時哉不可失。乃議大軍數道。節制並進。應洪流之南。皆從撫慰。嗚呼。非朕一人與奪有貪言。尚念軍士久費征役。所成大事。式當此行。尚慎終其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德威。豈爾千夫長。百夫長。今日之事。一乃心力。勖哉果毅。亦念汝等立事立功。有用命。有不用命。嘗爲傳聞與親見之不同。朕將聽覽。以明其善否。亦欲俾新民聞朕將往。尚能向火而求蘇也。行幸南燕。可無令子遺一夫。皆分自省諭。各設耳目。量擇進退。能歸款而來者。不使秋毫敢犯。執迷頑不從者。剪伐無俾育種。在外者。原加安恤。還定勞來之。俟軍赴日。先備將士功迹大小多少以聞。予將親覽焉。如該載未詳。可臨事便宜行之。所有別降詔書。已丁寧開諭。無有遺邇。宜惟朕懷。又詔益聞信合於義。然後可循。舍是自孚。猶執一也。故聖人之道。貴在隨時。未有泥而不通。能濟其治。日者齊人不綱。人用恣怨。既黜厥命。曼然惟和。時將混一風教。有載無外。不圖姦臣昌等。稔心禍遊。厚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朕亦欲柔懷示德。俾用應從。庶知不世之恩。自取爲邦之禍。淆王倫等至理又乖衷。雖報謝爲名。而於實不既。故藍公佐回。丁寧理索。誼故當然。審必可行。乃令款報。得莫將等來。所陳事目。靡所遵承。髮舊爵以自如。略王正而不用。願辭封建。拒進誓章。至於疇昔逋逃。嘗言願遣。今欲與河朔等路法寓臣民。併爲斬趾。自奸臣伏罪。述厥攸行。內侮外連。情狀甚著。所不即行討取者。蓋天下爲心。在彼猶此。姑務含容。以圖寧止。又慮民吏滋久。相效執迷。邊隙無端。起將無日。犯而後取。禍亂必深。弭兵後艱。在吾早定。今命元帥府領大軍數道。並進撫定。元係本朝都邑。州軍師之所在。務加優恤。以副予子惠元元之意。夫與奪之異。豈所樂爲。而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也。凡有見聞。當體至意。其詞悖慢如此。不當復錄。今存之。以見其當時所請。數事。朝廷皆未嘗從。又以見金人亦懼河南人心不歸於己。故諄諄費詞如此。其詆斥之詞三百六十三字。已削去。要當更刪削附奢之。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又分

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金人陷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愷死之。是日。金右副元帥薩里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僞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費士戮蜀口用兵錄。五月十三日。金人敗盟入犯。大兵渡河。丙戌。十三日也。故繫於此。）

丁亥。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後世望帝王之治。以爲不可企及。恐無此理。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錡自臨安率所部。以舟九百艘絕江泝淮。至是纔抵潁上。（按錡以三月二十三日戊戌離臨安。自臨安至潁上三千二百里。凡行四十一日。）遂與主管機宜文字杜亨、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是日。金人陷南京。初。金人既叛盟。復以葛王褒知歸德府。褒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爲主。褒爲客。允迪奉觴爲褒壽。褒酬飲。遂送允迪於汴京。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口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陷。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仕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守城以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

使。

己丑。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陳楠守太常少卿。時上將用楠。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謬以同姓名者爲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爲參謀。上笑曰。非也。楠佳士。豈肯從軍耶。遂召用。尚書屯田員外郎陳康伯爲戶部員外郎。祕書郎楊椿守屯田員外郎。校書郎鄧名世爲著作佐郎。是日。金人陷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雒陽實居衝要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衞襄漢。況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爲防禦計。不數日。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卽棄城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與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趙姓之遺史。載金人入兩京。在此月己丑日。曆。孫暉申。五月十六日。敵兵到河南府城下。己丑十六日也。姓之所云。與此蓋合。從之。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

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太尉欲斂兵入城爲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人聞警報皆欲去太尉獨望守城耶疑規未必有此言今不取趙甡之遺史云劉光遠遂言已敵入汴京而喬年所錄云泰和縣申狀報四太子人馬五月十二日入東京今從之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鄽瓊水陸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略使楊政尚在鄯州永興經略使郭浩尚在鄜延環慶經略使范綜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略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此去治兵仙人原原雖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殺金平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都統制吳璘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平之戰乃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宣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幄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爲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他日無忘渥言。此據實士錢蜀口用兵錄修入熊克小歷云時郭浩領八千衆在邠耀二州惟環慶范綜脚廷玉彥仍守其地按胡世將今年六月間所奏云昨郭浩除永興經略使已累催本官赴任計若未離鄜延道路隔絕卻自浩申已在邠耀州界措置探得浩只在邠州三水縣帶領衙兵數百人盧浩遲慢誤事據此則浩不在邠耀間王彥亦未至延安也又宣

撫司今年六月行下知金州范綜差軍馬應接知商州邵隆則綜此時亦未起亦見克所云綜彥仍守其地蓋誤

是日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衆寶岳飛所遣也飛遣寶事見九年十月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爲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沿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卽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僞齊所作蚩尤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笓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敵以鄜瓊守之十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南赴寶雞以捍敵遣本司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爲之聲援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口事見三月丙辰不報

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

戊戌。上謂秦檜曰。夷狄之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爲可憂。秦檜曰。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在今日。遂下詔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意。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卻。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矗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此詔旨日曆全不載。蜀中刊行絲綸集中有之。今掇入以補史闕。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侵犯中原。兵革不息。已逾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烏珠無名再起兵端。南北云憂。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忠抱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首惡。或生擒來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次任。應府庫所有金帛。並留賞給兵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力大小。高爵重祿。朕無所隱。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珠不道。戕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爲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烏珠者。見任節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使者。除節度使。官高者除使相。見統兵者。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絹五萬匹兩。田一千頃。第宅一區。

是日。御史中丞王次翁請對。言陛下既以和議爲主。而諸將備禦益嚴。士卒勇銳。敵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爲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而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

而入。上深然之。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以所部二千人爲前軍都統制。上又命左護軍都統制王德爲錡之援。光世請德自隸。德不從。顯忠行至宿、泗間。其軍多潰。詔三京陝西路見在行在官員。並與添差。軍校願從軍者聽。百姓令臨安府優加存恤。無令失所。右朝請大夫權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權四川轉運副使。度、亮采子。亮采淮寧人。元佑殿中侍御史。久仕於蜀。故胡世將奏用之。是時關中諸軍已遷而復入。蜀中已罷對糴。停水運。倉廩罄竭。度建議。請將紹興八年罷催對糴所欠。併九年應納。十年起催之數。併以軍令督之。世將惻然久之曰。對糴所輸。倍於常數。民已不堪。奈何計三年而併取之。第起今年合輸之數。其餘吾自辦。於是以便宜撥成都府省司軍糧五萬赴新津運起。又以制司稱提錢收糴。興元米麥五萬。洋州三萬。趣印成都錢引五百萬。委利路漕趙子厚取撥五十萬。措置閬州糴買場。都運司就糴成都路米十六萬。潼川府路十一萬。夔路三萬。於利州交納。未糴足間。劄刷諸司見在糧米。盡行借兌。又起制司稱提庫金一千五百兩。銀十七萬四千餘兩。命利州管內安撫王陟發本州轉般倉米。存留五萬外。盡赴魚關。命陝西都漕司印造陝西紹興錢五十萬貫。應陝西州縣官錢。除省計外。不以有無拘礙。盡數起赴鳳翔團併。以右奉議郎節制司官屬陳讜

權隨軍轉運判官。右承議郎通判興元府宋蒼舒權陝西路轉運判官。軍事息日罷。下川陝諸路帥臣益司同心協力。共濟王事。如敢違誤。自有軍典。條法下都統制。不得妄行殺戮。諸軍激犒錢物。兩都統各銀絹五千匹兩。郭浩、田晟各三千匹兩。下都統司措置。於丹州界造木柵。積薪縱火。焚大慶橋。傅忠信等奪長安門。不順金者。先與轉行五官。約束仙人關。如有陝西警。移人入關。不得遮阻。收陝西僞官前熙河路總管白常等於施、黔州居住。下興州、大安軍、興元府起夫四千人。負一月糧。修殺金平。根刷官私回腳便舟載還諸軍家屬。下都統制司擺置烽燧及銀牌馬。下知思州田祐恭修合爽箭。拘收湃陽監官馬。茶兵舖兵。並搬運軍前物色。於是守禦之計始備。蜀人粗安。按此諸事。必非一日所行。今因并度除命附書之。都運司題名。度以閏六月一日到任。恐此時已一面供職矣。費士戮蜀口用兵錄稱世將添印成都錢引五百萬。而成都續記無之。蓋即二月戊子所得旨增印者也。今改作趣印。庶不牴牾。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時三省樞密院言。浚宣撫川陝日。曾降詔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近旨令胡世將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行。惟官吏黜陟。未得指揮。故申明之。日曆不載此指揮。按世將今年十月二十日申審狀云。六月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云云。六月十三日丙辰。去此十六日。以時計之。必是已亥庚子兩日降旨。今併附此候考。

辛丑。中書舍人林待聘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鈇、中書舍人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張幰守起居舍人。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與在外宮觀。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

官會於都堂。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爲譏己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何侔龜鑑。金人敗盟。分道入犯。人以爲中國之不幸。愚謂以爲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不幸淪沒。我無以取之。而敵以與之。是敵得以制其予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而烏珠遠於敗盟。我之福也。使其不物。則彼有大恩。我有大費。如向者燕雲二京之事。其禍愈久而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旆方北。敵騎已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時。曾無遠略。乃且持祿固位。猶使其黨以事有大變。更用他相。爲天子戒。檜之姦謀。爲何如耶。

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珠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費士寶蜀口用兵錄。郭浩申五月二十八日解圍耀州。二十八日辛丑也。故附於此。

壬寅。右奉議郎通判壽春府鄭綱直祕閣知壽春府。先是金人遣使臣顏林持檄書來撫諭。綱縛林送於朝。且率軍民爲守禦計。東京副留守劉錡言其忠。故有是命。會河南副總管孫暉自西京遁歸。綱言於淮西宣撫使張俊。乞改命武臣。乃以暉知壽春府。是日。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又生獲女眞、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

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己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己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溫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癸卯。賜處州孝童周智童子出身。智六歲喪父。哀毀過制。紫芝生於墓廬。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是月。名宿州陳勝廟曰英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六月甲辰朔宰臣秦檜言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達賚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賚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烏珠變和議果矣臣願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治天下不寧厥居爲社稷宗廟決策于今日如臣言不可行卽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從之　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爲太保封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爲少師封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日曆獨不載岳飛除命蓋秦熺消之也今以會要及玉堂制草增入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尚書戶部侍郎　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右修職郎新樞密院計議王鴻爲右宣義郎上得邊報急召鴻見於內殿遂命改京官鴻以五月壬寅內引今併書之去年三月注邵隆令鴻論三京事恐可移附此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烏珠薩里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衆者昌逆天違衆者亡亙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兵內侮蕩覆我京都邀留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殆無遺類殘忍不道載籍罄聞前歲忽遣

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之閒。兵孽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于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舟。託爲捕賊之名。紿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襲取舊都。信義俱亡。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陰蓄無君之心。復爲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亡。又豈念羣黎百姓之困苦。雖外以逞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其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手人心攜貳。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雖榻腹心勳舊。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眞、契丹、溪罨、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養種。衣不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陣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開。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陷敵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既困暴斂。復遭簽發。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終大事。且復憂永淪。罪在一夫。謀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爲人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爲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爲民而弔伐。豈忍多殺而示威。誓與中外蠲除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逆乘機。奮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宅第一區。至如薩里干。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爲李世輔擒縛。搏頰求哀。僅脫微命。尙敢驅率其衆。復犯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狄人迫脅之凶

成。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義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堅意不渝。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察案。遠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於史册。悉乃心力。其克有勳。此檄日厤會要皆無之。今以四川宣撫司案牘修入。

丙午。詔諸軍今次功賞。自節度使至橫行以下。並空名臨軍給授。不待報明申請。不礙止法。並與轉行。仰將佐士卒各思奮勵。用命殺敵。以赴功名之會。給事中兼侍講馮檝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金人背盟。秦檜以其言不驗。甚懼。一日謂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袞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明曰。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須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檝云。適觀天意。檝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趙甡之遺史云。金人叛盟。檝見秦檜曰。金人欲舉兵南犯。公疏於用兵。宜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檜喜曰。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檝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爾。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無亡國。不復見張浚。檝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僧圜淨者。寓居王繼先後圃中。禪學甚高。檝嘗往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然欲見之。檝不交一談。繼先方憑恃恩寵。勢焰熏灼。遂大慚。遂其僧而譖之。按檝素附和議。以其去春所上書觀之。恐不能然。今從王明清揮麈後錄。明清又云。檝爲檜言。己必被逐。願乞漕州。以爲賽錦。至晚批出。與外任。遂除待制。知漕州。帥漕前者十三年。此卻不然。按檝奉祠。遣即得郡。先卬後漕。明清所記不審。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明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復爲醴泉觀使。

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瑋罷知南劍州。此必有故。當考。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知平江府。

既而殿中侍御史羅汝楫論浙西海道可虞。乃以汝嘉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汝嘉兼制置在是月乙卯。右朝奉郎新知河南府仇悆復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悆言。敵情從來詭詐。乘閒陟險。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廢壞略盡。望申飭州縣。協力赴功。其或怠忽不虔。從臣按劾。許之。丁憂人蓋諒起復左朝請大夫。行司農寺丞。武略大夫威州團練使李貴陞登州防禦使。貴統兵平虔、吉、筠諸盜。招降首領百餘人。脇從者六千餘人。故有是命。

丁未。罷建康府行宮營繕。

戊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爲鼎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毡帳數重。朱漆奩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撚髮者熾之甚衆。既而報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塵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粮。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來援。吾軍一動。被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敵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

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二人諭曰。吾遣爾乘閒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便爲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對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兀朮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錡夜劫敵寨。乃初二日乙巳。登城會諸將。乃初五日戊申。今併書之。熊克小曆載錡丁未會諸將。蓋差一日。

直祕閣知廬州李仲孺爲淮南西路轉運副使。尚一應副劉錡。李顯忠。王德。霍仲軍馬錢糧。

詔右迪功郎權虹縣李諷。主簿右迪功郎曹伯達並改京秩。仍更轉二官。縣尉秉義郎崔彥文。監酒務承信郎陳卞並除閤門祇侯。其餘見任寄居官各轉一官資。以其焚天眷三年文榜。抗拒金人故也。時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宿州劉綱行至符離。而舊守景祥以城叛。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應天府路兵馬都監王存挺身南歸。綱不能進。乃改知泗州。仍以虹縣隸之。日曆。綱改知泗州。在閏六月三日乙亥。恐誤。當是前六月三日丙午。

己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移右副元帥薩里干。約日合戰。其略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東。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己。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

應者勝．璘等不爲無辭．薩里干於是遣鶻眼郎君以三千騎直冲我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縣城守．薩里干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捻金兵一百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薩里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上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勵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衆者．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按百通坊之捷．蓋據宣撫司申．以六月二十二日得報．未見本日．是日．

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泰和縣．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仍放謝辭．初．劉昉、陳淵之罷也．剛言嘗薦二人自代．又嘗於榻前引薦二人．乞罷黜．詔放罪．剛因已致仕．又自言有宜去者六人．不許．會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謂昉、淵已所薦道．獨以爲賢．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譸譸．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剛放罪．在四月戊辰．乞致仕．在五月辛卯．除職奉祠．在六月己未．今聯書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顯謨閣直學士致仕．時彌大已卒矣．壬子．祕閣修撰新陝西轉運使薛弼爲尚書左司員外郎．是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軍此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

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衆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鉞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眞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尙不可當也。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顏舟、鄧瓊、趙榮輩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佐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鬬。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於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烏珠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元帥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此據郭橐年順昌破敵錄修入。橐年云。遞到御筆云云。其實宰相所擬也。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擊橋而去。宗弼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裒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矣。何侗龜鑑。敵之犯我順昌也。靴尖趯城之語。此豈可聞也。戰劉錡實當之。觀其鑿舟而沈。示無去意。背城借一。死中求生。珍以神臂強弩邀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奮捽。卒至八字軍激厲。先擊烏珠之謀定。而鐵浮屠之兵懼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棄之。其孰使之長哉。

丙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主管官告院陳正表並能坐與廖剛朋比變亂是非故也。是日。湖

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皐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

戊午。詔將士戰死者。贈官推恩如故事。軍士重傷不任征役者。廩給終其身。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陳鼎降一官放罷。日下出門。鼎權監都進奏院。上書言。敵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爲自治之策。秦檜怒。言者因論鼎緒廖剛爲地。求易差遣。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

己未。徽猷閣待制新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張宗元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宗元之官至鄧陽。遇敵而歸。故改命。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高世則爲景靈宮使。判溫州主奉本州神御。是日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

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進軍和州。

辛酉。順昌捷奏至。徽猷閣待制新知潁昌府陳橐知處州。橐請追還職名。不許。詔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所部將官拓拔忠等六人金帶。以嘗有戰功故也。時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之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顯。而置高位。曩邊警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受命以來。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才二千。行過宿泗。什七亡之。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以爲軍資。盡且復匄。又三倍。此求既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是日。川陝宣撫司奏捷。上以親筆、賜胡世將曰。石壁去河池不及十程。料此敵有窺川之

意。卿須明遠斥堠。勉勵將士。要是慮常在敵先。仙人關雖險。切不可因循縱敵稍近也。

壬戌。詔敵人侵犯河南。已決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褒擢。如隱占不實。必置於法。並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朱勝非秀六閑居錄。紹興十年。秦檜爲相。下令云。秦兵擊敵。須備犒賞。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而兵未嘗舉。百姓無以爲怒。與此指揮全不同。詳見今年九月辛酉幷注。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右通奉大夫居明卒去位。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卒。安宅以八年正月致仕。

甲子。命齊安郡王士儴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先是瓊恭惠王薨。大宗正司議襲封者。得武德。卽士鬻。朝議其官卑不可驟拜。乃命士儴焉。是日。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人於青溪嶺。卻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薩里干自登西原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兵自經原路。欲趨邠。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素非臨行陣之人。難以責成。卽遣彥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蒿谷、吳頭、麻務屯之閒。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薩里干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於軍前以狥。彥率兵迎金人。戰盤堠、兔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詔國學進士項充旌表門閭。充、龍泉人。少養於兄洵美。及長。請家貲盡與其兄。州上於朝。故旌之。

直祕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忞罷。先是江西漕司負用樁錢。詔總領官曾愷劾罪。子忞行部。取漕吏釋之。愷言於朝。故罷。既而子忞上疏訟愷與新除左司郎官薛弼表裏中傷。子忞坐奪職。子忞奪職在七月己未。子忞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子忞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行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子忞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子忞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后。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奸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爲過。後乃信服。子忞再以毀去。自是閒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於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孫暉上將佐死事於朝。詔贈官推恩有差。　左從政郎張闡爲祕書省正字。闡因轉對論三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己和戎。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溫歷處、婺浹旬。再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盍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官至百

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鈴轄之屬。及員外署者不在焉。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爲法。上獎諭曰。非卿不聞此。（閻羣對不得其日。以疏中言桑麥事考之。恐今年夏秋閒所上也。且因初除附見之。）

湖北京西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於陳、蔡閒。敗之。是日。行營左護軍都統制王德至順昌府。初。上命淮西宣撫使張俊遣德以所部授劉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撓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節度使。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君下。今且奮報國君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遂行。未至而敵已去。德以數千騎入城。與錡相見。俄復還廬州。（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錡方被圍。時遣介求援於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騎到城下。錡邀入共飲食。已慰於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敵以方應敵。未敢輕動。敵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斷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丁卯。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小鎗。初亦未以爲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於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鎗也。

戊辰。右朝請大夫主管臺州崇道觀李弼儒復直祕閣。充三京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左朝散郎知通州趙訛之罷。坐申明移治事涉張皇故也。左朝奉郎新應天府路轉運判官曾肄知通州。是日。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汴陽襲金人於天興縣敗之庚午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淞淮制置使劉錡爲武泰軍節度使侍衞親軍馬軍都虞侯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烏珠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卽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時韓世忠與張俊皆不相能御史中丞王次翁言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呼延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　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於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擒金人入沂河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熊克小曆載此事於辛未小誤）

（按世忠在六月二十七日庚午今附本日）是日國子監丞高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此據本部題名）資政殿學士致仕馮澥薨　資政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竊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回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

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尚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時廣東提舉茶鹽公事晁公邁權市舶。以貪利爲大食進奉使滿亞里所訟。詔監察御史祝師龍、大理寺丞王師心往廣州劾治。謙之引嫌乞閑慢差遣。故有是命。於是公邁坐免官。而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張致遠因亦罷去。師心。金華人也。公邁之罷在甲戌。致遠之罷在戊寅。右丞

務郎王寵監登聞鼓院。先是樓炤言寵不事僞齊之節。陽命改京秩。遂有是命。寵。丹州人。見紹興三年按日厤。寵此月十一日改官。乃命除檢

院之後。且附此。必有一誤。當求他書考之。是日。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始受命。度言。成都、潼川兩路對糴並腳錢折納米。今運至魚關。計闕二百萬緡。無所從出。乞每石復理十千。宣撫使胡世將從之。世將又以便宜命陝西轉運副使霍蠡兼權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知鳳州閻大任權陝西轉運判官。又增本司激賞錢爲一百八十餘緡。此事皆未

見本月日。因書井度到任。檃附此。俟考。先是諜報疊州蕃首結南渭聚衆三千。欲犯隴州。世將乃以統制官邵俊知鳳州。措置秋防。原守禦。仍檄都統制楊政備之。

甲戌。都省言。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庾、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投降敵人。殊失爲臣之義。詔庾、允迪追見任官職。庾家屬送漳州。允迪家屬送全州。並居住。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張汲罷。仍屬綿州。令衢州發卒護送。直祕閣知太平州秦梓移常州。

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已上。各舉智勇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不拘資格。尚書吏部員外郎錢葉復爲監察御史。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知婺州。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韓肖胄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資政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移知紹興府。權吏部侍郎周綱自韓世忠軍前計議還。入見。

丁丑。左朝散大夫新知興仁府韓臨亨知沅州。

戊寅。上曰。敵人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蔭大廈。御絺綌。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冑。每念熏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左奉議郎胡寅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直祕閣新京畿路轉運副使李伯達爲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散大夫万俟卨爲京湖南路轉運判官。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敗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爲王彥所卻。事見六月甲子。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爲陣。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巳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甲申。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狃於屢勝。士浸以驕。可下詔飭其嚴飭行伍。明遠斥堠。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殄滅強敵而已。上曰。金雖外國。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爲。馬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爲言。既而女眞、契丹、燕人來歸者甚衆。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爲用。今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向。　左朝散郎新沿海制置使司參議官王安道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

茶鹽公事。兼措置料角斤堠。安道除職在癸卯。今聯書之。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洪州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申世景提舉台州崇道觀。罷從軍。用主帥楊沂中請也。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既爲晟所破。會僞將引敵人取間道繞出晟所駐山後。道呼擊晟。已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僞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什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銳甚。意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狥。世將下令。彥貸命。追奪其身官爵。喜降十官。皆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兵攻陝西諸鄉城中未下。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爲防禦之計。保險以自固矣。趙甡之遺史。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敗績。將戰。晟命軍中卷旆而出。衆怪之。陣未合而遁。蓋甡之得於聽聞。不知接戰之詳也。今不取。

乙酉。德音降陝西路。雜犯死罪囚釋流已下。此據紹興講和錄。日屎無之。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新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遠陞忠州團練使。知眞州。保義郎閤門祗侯劉釗爲修武郎。右迪功郎王義賓爲右承奉郎。釗、錡弟也。與光遠、義賓自順昌來奏事。既對。遂有是命。

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姚仲鳳翔之捷。事見六月乙酉。且言吳璘身先士卒。楊政奮不顧家。功效顯著。若

不先次旌賞。無以激勸將帥。又言。郭浩素非親臨陣敵之人。難以責。臣已差吳璘充陝西諸路節制軍馬。同田晟前去青溪。與浩並無相妨。浩言本司文移。略不照恤。臣以爲大敵在前。文移之閒。不得以觀望逗遛之言。嚴行督責上下。速赴事功。卽非不相照恤。浩不切體認。國事至重。妄生疑忌。亂有申陳。有誤事機。先是浩亦以解圍耀州徑申樞密院。朝廷以三將權任相敵。遂俱賞之。　左朝散大夫新除荊湖南路轉運判官万俟卨、祕書丞楊愿並爲監察御史。

丙戌。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陞端明殿學士。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本路屯駐右護軍軍馬兼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並爲節度使。璘鎭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三軍皆自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陞充侍衞親軍步軍都虞侯。政丁母憂。制起復、政起復在是月丙申。　詔曰。敵人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庭。尙慮狃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敵人亡在朝夕。必以殄滅爲期。咨爾六師。咸體朕意。熊克小曆。此詔在二十六日戊戌。今從日曆。　尙書戶部員外郎曾慥爲太府少卿。慥總賦京湖。就陟之也。　詔祕書郎鄭毅與外任。遂以毅知臨江軍。此必有故。當考。

是日。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初。張俊旣至合肥。聞敵在宿、亳。命統制官趙密

出西路。密引衆經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德率衆自壽春趣宿州。夜半破敵營。降其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秦。

丁亥。手詔釋順昌府流以下囚。再復民間租稅二年。在城守禦官各進一官。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充樞密院直學士。錄守城之勞也。既而規言。敵人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閒。守具略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敵不敢逼近府城。此皆錡之功。臣何力之有。望追寢成命。詔不許。郭倉年順昌破敵。錄云。初破金人。陳規送酒十數石。門首犒戰士。才一杯而已。再退敵後。市戶以麵一萬六千餘斤。猪一百口來獻。隨即分俵諸軍。人不過得麪半斤。肉數兩。至第二戰。錡不免諭規略與犒勞官軍。但告示人給粟一石。及赴倉請有止得糜麥五斗者甚多。及事定。規首具奏。乞推恩本府守城官屬。且言鼓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致成功。錡保明奏之。將士頗爲之不平。按規守順昌。正當金人根括錢帛之餘。朝廷蠲免租稅之始。未及一歲。而戰士二萬。不致乏糧。斯已難矣。者責其厚賞犒軍。恐無此理。今不取。

右文殿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致仕。此據本司題名。未知其故。當考。

己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資政殿大學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統制官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郭宗儀、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韓彥臣來奏事。上引對。先是世忠圍淮陽軍未能下。或有獻計決淮水以灌其城者。上諭秦檜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必有被其害者。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於天下也。上語在是月辛卯。是日。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於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寶拒破之。時以忠信等自拔來歸。各進三官。忠信領華州觀察使。士

閔遙郡刺史寶閣門宣贊舍人。忠信等還。宜日厥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之。日厥。今年七月已未奏捷。不知何時還。宜或卽胡世將便宜所授也。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傅選及金將韓常戰於潁昌府。敗之。復潁昌。

甲午。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自張俊軍前計議還。入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旣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皐、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於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特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授左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京。與化軍居住。初。鼎罷郡歸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頃以失職去位。旣罷泉州。一向北來。已至紹興。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於臨安。撰造事端。鼓惑衆聽。以搖人心。雖鼎詭計奸謀。善自彌縫。莫可指其迹狀。亦有顯戾於法而有實迹者。靖康之末。鼎陰結王時雍。受僞命爲京畿提刑。一也。鼎以元樞都督荊襄。未幾拜相。遂罷都督。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二也。鼎在紹興、臨安府。前後關借什物三千餘件。盡掩有之。三也。鼎在紹興。偶士寠祇謁陵寢。續除辛永宗京畿提刑。相繼來朝。鼎已致情懇。又親書簡札。求哀士寠。四也。伏望按鼎之罪。顯置於法。後旬日。次翁又言。聞鼎之從黨獻諛於鼎者。咸曰。特進者。宰相所帶之階官。今鼎雖曰謫降。而階官尙是特進。則是天子不罷鼎之相矣。左揆虛位。待鼎補袞。是以日久覬覦。奸計百生。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命。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堂饌自艱難以來。至爲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統制官郝晟、張應、韓清
皋累章數千而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掩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
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按勝非此云恐失其實今不取
克鄭州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權、王升等攻海州
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勝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而守勝命諸軍分地
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生執山父老請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使秋毫無犯軍之
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戊戌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兼管內安撫使　是日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
使劉光世聞酈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之及門門者問故立鄙人無謀乃言劉
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酈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
以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裒曰中興遺史但云三路都統即葛王也夜叉
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俊引兵入城時俊軍威甚盛而
智謀勇敢賴德爲多德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己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度使涇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
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
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

敵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順昌破敵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是舉國內兵。盡赴祁州大閱。舉所聞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三郎軍破於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何備龜鑑。敵王宿。嘗王德得以破其營。敵王領昌岳飛得以殺其將於鳳翔。或捷於寧鷄。或捷於扶風。又捷於岐。吳璘。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親敵帥告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王師。且曰。此順昌旗幟也。亟退避之。除凶雪恥。此蓋可乘之機也。握機不發。何爲也耶。呂中大事記。烏珠敗盟入犯。不惟劉錡以八字軍直入敵陣。大捷於順昌。而李寶捷於興仁。姚仲等捷於鳳翔。牛皐捷於京西。孫顯捷於陳蔡。曹成捷於大興縣。王勝成閔捷於淮陽。楊從義捷於寧鷄縣。王貴、姚成捷於潁昌府。王俊捷於東路口。邵俊、王喜捷於淮陽。吳璘捷於陝州。韓世忠捷於泇口。楊沂中捷於柘皐。而岳飛捷於郾城。乘勝逐北。至朱仙鎮。距京東四十五里矣。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已獻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蓋誠然也。而秦檜主罷兵和議已定矣。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祕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鑄言。近者臺臣論鼎奸兇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害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實無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實有之耶。今猶秩以中大夫之崇資。處之興化之善地。臣恐罰不足以當罪。疏奏。詔鼎降左朝奉大夫。移漳州。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言。鼎兩爲宰相。義當同國休戚。

乃敢纔聞邊警喜見顏開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今朝廷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遼漳州之比與化軍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鑄章再上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歐育盟鼎上書言時政檜方專朝大忌其能心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罪貴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鄧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聞歐取盟誓有幸言上亦每衍鼎言語切直貴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其制略曰朋姦罔上惡殆並於共兜專制擅權罪實侔於楊李按此時林待聘程克俊王銖並爲舍人而林待聘外制集無鼎貴詞不知果何人所作也淮西宣撫使張俊既破亳州遇大雨士皆坐於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官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初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珪守濠秩滿渡淮居宿州聞金人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獻取江南之策越國王宗弼不用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亳間珪又爲戎書以獻俊知其干宗弼不中乃與歸殺之逾中以逃亡聞揭榜石人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七

【紹興十年】秋七月 按是月壬寅朔。癸卯。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張俊之得宿州也。從政郎權蘄縣于躍殺敵之在邑中者。率其民來歸。詔躍改右宣教郎。知縣事。于躍事。以林待聘外制集所書附入。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集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僞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甲辰。故降授文州團練使王瓊追復房州觀察使。日麻及林待聘外制集。唯無瓊所降州名。今追考書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爲參知政事。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爲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爲右承事郎。興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眞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二人皆林待聘行詞。今日麻獨無李興除命。蓋秦檜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李若虛自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申。上曰。朕常與諸軍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

將皆不以爲然。今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神武。以人心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㬎世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㬎世儒雅自將。而更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己酉。敕令所刪定官施鉅爲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曲赦海州。是日。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陝宣撫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㬎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以乘閒斷其歸路。其後閻㬎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王俊復二邑。據日厤。與辛鎮之捷同以八月一日申到。未得本日。

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台州崇道觀。利用自西京遁至鄧州。詔釋其罪。利用乞

奉祠許之.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本娶葛立方女.不知誰所薦.當考.

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御史臺言.朝議奉直大夫見關五十五員.乞從上與放行磨勘.詔吏部先放行三十員.

乙卯.左宣義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先是之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敵強且衆.固無能爲也.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事攘竊.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己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爲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爲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爲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爲失計.而陛下今爲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不爲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

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仇。相防如盜賊。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于己也。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爲敵國耶。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爲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疏入。詔之道降官依沖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薦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于此。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應天府路兵馬鈐轄淮西宣撫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爲親衞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用張俊奏也。　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于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爲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諜知飛孤軍無援。于是併兵以禦飛。飛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官雷仲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此以趙甡之遺史。岳侯傳。淮西從軍記參修。

丙辰。詔內侍陳朏送大理寺治罪。朏勞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兩遺之。朏不以聞。故抵罪。

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祕閣修撰。知虔州。向子忞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忞事已見六月乙丑。乃命出守。

壬戌。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爲泉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緡。田十頃。第一區。秦至行在。上召對。遂有是命。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孺陞直敷文閣。充淮北宣撫判官隨軍轉副使。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爲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旂靡轍亂。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潁昌。遣騎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州。命統制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于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爲金人所取。議者惜之。岳侯傳云。侯在郾城。聞烏珠并韓將軍等人馬。退走汴京。侯欲乘勢追擊。奏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授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所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閒謀于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監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飛若深入。豈不危也。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于潁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按羅汝楫此時爲殿中侍御史。傳所謂監官乃汝楫也。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于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爲激賞之用。許之。通舊爲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戊子又添十三文。至今爲例。今年九月辛酉。臨安府火。注。朱勝非閑居錄所云。秦檜科給賞錢事。恐與此相關。

右承務郎京東淮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曹冔爲右宣義郎。賜六

品服。武功大夫武眷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遣霑等獻王山之俘于行在。故以命之。仍詔押山回世忠軍。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是日。金人遣翟將軍圍趙秉淵于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軍統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去。遂棄城南歸。日厤八月六日丁丑申。刻趙姓之遺史亦以爲丁丑日事。恐誤。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考三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祕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樂始備。執羔、弋陽人也。　詔契丹千戶耶律温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温降于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姓趙。用爲殿前司將官。温賜姓在是月己巳。　尚書省奏禫服人胡寅狀。寅於先父證文定爲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祖母喪各朞。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內。收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婢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謗一篇。以授寅二弟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大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卽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爾母

氏劬勞顧復。以逮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于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閒之言爲是乎。今來寅禫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于此時當爲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于先父者。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貳正統。非爲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禮部定奪。申尚書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拯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語云。勉之已見八年四月。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鑄爲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于朝也。若海移書輔臣。且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烏珠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勝。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烏珠可不戰擒也。聞淮西之師。得亳便還。義士莫不歎息。甚爲朝

廷惜之。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東京留守司效士夏穎達等六人脫衣來歸。詔免文解一次。差充諸州效士。

辛未。金將鶻眼引兵攻豔厓縣。永興軍路經略使王俊逆戰于東洛谷。卻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于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鷄。遏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將王俊亦在豔厓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將曾受僞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于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管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奬。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政在寶鷄。薩里千陰遣客刺政。詐爲降卒。政覺而誅之。初。知商州邵隆奏本州密近陝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環慶經略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綜濟師。綜言。金州關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量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侵犯。當併力捍禦。于是止遣左部第九將官兵八百四十餘人。分錢糧與之而已。八月壬申朔。左通直郎何若爲祕書正字。若、江寧人也。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郎喻樗、左奉議郎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遣。

尙書刑部員外郎凌景夏、祕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爲閩州州學教授。叔度爲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陳剛中送胡銓詩。已見紹興八年十一月。毛叔度奏劄。已見九年十二月。更不別出。剛中知安遠縣。據胡銓跋和議詔書。叔度對移嘉州。據紹興正論。日厤蓋無有也。同日降旨。又有元益對移一般差遣。未知益爲何官。所言事謂何當考。

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愿進一官。陞直龍圖閣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爲登州防禦使。以其來獻捷也。

癸酉。右朝議大夫直祕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淮北宣撫司謀議軍事。右朝奉郎監尙書六部門呂希常爲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万俟卨行右正言。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涇原路軍馬張逵加贈開府儀同三司。逵、中孚父也。靖康閒。救太原死于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

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權添歲舉改官各五員。俟將來車駕還都日如舊。用副使黃敦書請也。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按此句與北盟會編同。宋史韓世忠傳作譚城。無沂州字。地理志皆不載。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衞州人。世爲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

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

丙子。左朝散郎劉昉爲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爲秦檜所喜。故薦用之。

戊寅。詔左迪功郎李彭年旌表門閭。彭年、廣德人。父母皆死于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郡上其事于朝。故有是命。南平軍言隆化縣射士吳沂廬墓。詔賜束帛。是日。知陝州吳錡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匹。翌日。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扈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于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勝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洳口鎮。敗之。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酈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上與宰執論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爲強。守則爲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中書舍人王綯、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張嵲並兼侍講。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被旨因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所得指揮施行。臣自承指揮。其餘諸般差注陞轉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遣官。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

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滉知撫州。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鮑貽遜知楚州。言者奏其貪殘不可用。能之。

丙戌。左奉議郎充祕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僞之行。頗能欺俗。前此趙鼎當國。傾心附之。驟從閑散。躐登華近。比其能退。九成悒然不樂。率先求去。誓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知夔州。此除似因胡世將奏浩難以責成之故。當求它書參考。

丁亥。淮北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爲信。欲擊之。或諫以爲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模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聞千朝。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閒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保、襄樂人也。王滋紹興十二年五月庚申以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帶淮東步軍副總管。蕭保同日以右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帶京西南路兵馬鈐轄。不知此時爲何官職也。淮南退保事。今年九月甲寅所書太州奏請。及九月丙子所書祝永之除官事。可以參照。或可移附甲

寅王曠撾沂中神道碑云烏珠再入犯詔王德以淮西宣撫使禦之即渡江取虹縣復靈壁下邳離撫定而還其言簡略如此蓋諱之也又按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德下邳離七月癸丑沂中方除淮北宣撫在其後二十七日曠所云恐誤

戊子監登聞檢鼓院虞澹面對言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顧遠方士人往往肆意鼓言上浼宸聽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茲實人主之職豈一介當輕議望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別揭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偕來逐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事目亟爲進呈庶前日狂妄之習自息從之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范同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檢討官兼侍講張嵲試中書舍人　祕書少監張宦守起居郎　直祕閣李易守起居舍人　祠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祕書少監　名福州處士周樸廟曰剛顯用帥臣張浚請也黃巢入福州市得樸將用之樸曰我爲處士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樸邦人至今祠之

辛卯右承事郎蘇籍爲太常寺主簿　籍復置閥籍軾孫也

壬辰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蔣璨與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兩易　直徽猷閣太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陞直顯謨閣知慶陽府金人之犯慶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攝守事率勵軍民爲固守計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于朝故有是命時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戾猜禍之國屬者竊聞敵積粟于鞏又積粟于岐其所以爲此者蓋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慶臺之疆兼雍州

之地。則蜀之于敵。壤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之使。請于朝廷。詔岳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荊鄂走精銳出襄漢。薄金洋。以壓敵後。彼敵雖悍。又安能睨蜀。世將以爲然。是日。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人于整屋縣敗之。

甲午。詔曾任職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禮前者。不問久近。如非降責。並與封父母一次。用言者請也。

川陝宣撫使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羊嶺敗之。喜以功復爲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遊弈軍統制。

丙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爲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爲國子監主簿。左奉議郎李澗爲宗正寺主簿。並填復置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益國太夫人宋氏特追封兩國夫人。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吉老直祕閣。知揚州。既而吉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眞州劉光遠代之。光遠之除日厥不見。當求本州題名考其月日。

庚子。親衞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宋超除名勒停。張俊軍前自效。先是金人犯亳州。超棄城走。提轄官魏經率軍民拒守。城陷。經不屈死之。故有是命。後贈經閤門宣贊舍人。官其家二人。魏經十一月戊午推恩。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鎭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

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乙巳。右朝奉大夫知邛州何掄爲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左宣教郎鄭昌齡爲太常寺主簿。

丁未。常任秩爲司農寺主簿。蔣及祖爲將作監主簿。並填復置闕。及祖、之奇孫也。任秩、及祖未知以何官除。本監題名及祖十二年十一月除知江陰軍。本寺題名不見任秩遷能當考。

是日。楊政軍同統制楊從義劫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賊戰馬數百。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都元帥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永寧之百馬山。

己酉。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飛。凡爲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爲。至于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所以待士卒輩也。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之。

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右正言万俟卨言。今邊隅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時將帥皆以文資祿其子。故卨有是言。不從。

癸丑。親衞大夫華州刺史統制忠義軍馬李同爲忠州防禦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知同州。兼沿邊安撫使。同固守蒲城。不肯降敵。故胡世將奏用之。

楊政軍統制官楊從義、邵俊、統領王喜敗金人于汧

陽。

甲寅。泰州奏乞移治泰興縣治。上許之。楊沂中軍潰。許淮南州縣退保。或可移附此日。

乙卯。尚書工部員外郎高穎試司農少卿。兼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議官。岳飛請之也。日麻不書兼參議。此據本寺題名。直徽猷閣陝西轉運副使霍蠡坐擅離職守。及收受饋送。落職。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其饋送仰歸還。

丙辰。右朝請郎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議官劉阜民直祕閣。阜民自軍中來奏事。以例除也。同日有旨。陳桷除落過名。按桷自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謀官落職。監澧州酒務。丁憂不赴。明年二月庚辰。以舊官職朝見。或卽是此時復職也。

丁巳。詔川陝改官人許就宣撫司放散。舉主申吏部驗實給告。用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請也。張浚之爲宣撫使也。令于所在保明放散。胡世將爲副使。乞收還省部。吏部侍郎周綱言。川陝道遠。乃令赴逐路漕司公參理爲到部。至是因燾有請。遂以其事付宣撫司焉。祕書省校書郎范如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辛酉。臨安火。延燒省部倉庫。翌日。輔臣奏事。上曰。累令撤蓆屋作瓦屋。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行。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矣。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趙鼎淮上用兵。以三百萬緡入三省緡錢庫。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還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此時所獻日用增厚。而賜賚便蕃。權勢熏灼。綿匿每雨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于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賞。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

得免者所斂㪷激賞而兵未嘗舉百姓尤以爲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盡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每臨安之火日厤不書而時政記於九月壬戌書犒設救火諸兵則非十月事也日厤十月六日丁丑臣僚上言每當宗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示變益知當在九月不疑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于是參知政事孫近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詔限五日後亦不果行焉紹興十一年七月八日甲辰臣中上言去年臨安遺火延燒府庫參知政事孫近首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致朝旨限五日毀拆及知府俞俟取稟近復云未得毀拆待近再取旨蓋朝天門一帶多堂吏所居故也姑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奏頃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浼我徽宗者書之史册又足以虧陛下孝治之風比者特能審量士大夫莫不歡呼鼓舞以手加額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已經關陛許注親民仍令收使分數恩例從之自是靖康以來討論審量之法盡廢矣兩日乃何鑄万俟卨上殿此請未知出于何人當考　直祕閣知臨安府張匯復爲兩浙轉運副使　直祕閣知揚州俞俟知臨安府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縣吏有能稱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乙丑詔獄官縣令不親定牢者徒二年著爲令

丙寅左通直郎知無爲軍祝永之特貶秩三等先是永之乞移治江南詔不得越境已而永之以書抵朝士言兩淮之民方且歸業若降移治指揮民閒惶惶莫知所向樞密院言其鼓惑衆聽故責之此亦與今年八月丁亥所

書楊沂中軍潰事相關。

戊辰。奉國軍節度使新知夔州郭浩移知金州。仍舊帶行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親衞大夫貴州團練使知金州范綜移知緜州。仍舊帶行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緜威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後宮劉氏爲紅霞帔。十三年六月甲午。轉司記。十六年五月戊寅。遷才人。十七年二月己酉。遷婕妤。

二十三年三月壬子。遷婉容。

二十四年正月丁丑。封貴妃。

左中大夫劉大中以憂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右正言万俟卨奏大中罷歸。益懷怨憤。幽囚其父。壹鬱而殞。遂寢之。既而遺表上。贈左正奉大夫。官子孫如故事。言者又駁之。乃止。大中復職。在十月壬辰。贈官在十二月戊戌。駁奏在己酉。今併書之。以見秦檜用意曲折。

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以朝堂恩封華國公。

皇兄嚴州觀察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特遷寧遠軍承宣使。於是親賢宅宗子十人。並進京秩。

是月。金主亶殺尚書右丞相陳王希尹、右宰相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虛中。虛中以告希尹。不以爲怪。及是坐誅。初。希尹與慶在兵間。皆晉國王宗維腹心。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素出其下。至是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爲也。苗耀神麓記。固新母娠三十箇月而生。名曰固新。乃三十也。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創造女眞文字。軍旅之事。暗合孫、吳。初。烏珠往鄜州帥府。已朝辭。衆官餞于燕

都烏珠甲第。夜闌散歸。惟固新獨留嗜酒。嚼烏珠首曰。爾鼠輩。豈容我嚼哉。爾之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烏珠佯醉如廁。急走騎告秦國王宗幹云。兄援我。宗幹與固新素厚。遂言語遮護之。固新實有酒豈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爲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爾。烏珠遂行。后具此語告東昏。使烏珠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魯追烏珠至良鄉。及之。烏珠至寧奏帝曰。朕欲誅此老賊久矣。奈秦國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後沿路險阻處。令朕居止善好處。自作巴納。凡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要務。奸狀已萌。惟叔自裁之。是夜。詐稱寧詔入。固新所居。執而數之。賜死。四子并蕭慶父子皆被誅。希尹既死。黨連坐者數百人。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嘗與希仲持論。幾被刑。宗弼知之。故不死。金主亶遂進宗弼爲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察國史。領行臺尚書省事都元帥如故。以洪皓記文。張匯節要。熊克小曆參修。宗弼所除官。據紹興講和錄。明年九月烏珠第一書結銜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八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祕書省正字溫革監登聞檢院馬竑罷。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外任。庶幾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革通判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朝請大夫范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主管秦司。

甲戌。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代州。

丙子。河南府言。永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學裂損動。及枳橘柏株有爲賊所伐者。詔本府如法補飾。

丁丑。言者論。每遇宗祀之秋。必有儆戒之象。或六飛順動。或彊敵侵陵。今又大火示變。故當正厥事以應之。恭以皇祐詔書。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陛下所用宗祀之彝典也。而辛亥歲。禮部郎官有立議止以太祖太宗並配者。是時宰相力主是說。違詔書。經宗廟之罪。卒自當之。且太祖開萬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難。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眞宗也。臣願陛下參之羣言。斷以獨智。以合皇祐聖詔。以慰在天之靈。以垂萬世之法。事之當正。無大於此者。誠如是。則天意格而災異銷矣。詔禮官詔討論申省。後不行。

戊寅。尚書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下紹興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

卷看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河北路統制軍馬李寶至楚州。先是寶與其徒曹洋等自與仁泛舟來歸。過徐州。捕金之戍卒七十餘人及淮陽軍爲守將所逐。寶射卻之。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

丁亥直祕閣提舉洪州玉隆觀范直方落職。與遠小監當。直方以司農卿爲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計議軍事。至是右正言万俟卨論怯懦沮師。又言軍之進退。必觀機會。而乃昧於興舉之謀。但爲保身之計。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建炎中。金人駐蹕泗閒。時張韓擁兵于高郵。敵酋于崇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衆。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議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龔二滕六力邪。聞者爲之閧堂。鄉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法。詔免文解一次。文獻泉州人也。

己丑徽猷閣待制知信州劉岑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建昌軍聽旨。以臺臣論其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故也。仍命司農寺丞李椿年往鎮江府、信、池州點檢侵支妄用錢物申省。左朝散大夫沈該行軍器監主簿填復置闕。

庚寅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新知宿州王進改知濠州。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王存知光州。進之徐宿州也。乞台州兵馬鈐轄部青爲本州鈐轄。至是復與青偕之濠梁也。

辛卯詔川陝官員陳乞覃恩轉官磨勘奏薦封贈循資致仕遺表恩澤依得蔭令者。令宣撫司施行。以胡世將申審也。

王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烏珠。

戊戌。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提舉詳定一司敕令華國公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封衞國公。　直顯謨閣知慶陽府節度鄜延環慶兩路軍馬宋萬年陞敷文閣待制錄守城之勞也。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中、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以爲趙鼎當軸。汲引一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日者陛下斥逐兇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名之甚者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猶存。恐非所以明好惡。一觀聽。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略司將領惠逢與敵遇於野龍河。敗之。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薨。賜謚忠惠。

十有一月　按是月丁丑朔。壬寅。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子獻卒。

癸卯。尚書倉部員外郎陳脩、秘書郎吳傳並爲監察御史。

戊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錡擊卻之。喀齊喀、洛索孫也。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縣。

己酉。上曰。自古爲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爲者。烏珠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爲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爲也。右宣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正由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今乃云謹按。又云姑摭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爲天下臣子貪墨不體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頒眞宗御製文武臣僚七條於郡縣。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奏乞措畫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爲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皆霑實惠矣。

起居郎張宿權尚書吏部侍郎。起居舍人李易守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爲起居舍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殿前司催鋒軍統制韓京陞充本路兵馬副總管。兼汀、漳、虔、吉州捉殺盜賊。時劇盜謝花三爲亂。故命京討之。仍聽福建大帥張浚節制。

壬子。皇伯鎭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廣爲保平軍節度使。以令廣曩任文資積閥特遷也。

癸丑。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充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郎。

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乞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上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以檄

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在。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里干。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臣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衿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雩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雩、吳縣人也。

丙辰。賜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兩浙田二十頃。

丁巳。監察御史楊愿守尚書司封員外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充實行監察御史。直祕閣知臨安府俞俟陞祕閣修撰。以俟每對便殿。論切事機故也。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良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旋爲敵人所得。惟塗炭吾民。且須深思熟慮。策出萬全。一舉而逐敵。則州縣皆爲我有矣。何必每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施坰、林正並爲左司員外郎。監察御史錢葉爲右司員外郎。左承奉郎何逢原爲祕書省正字。免召試。

辛酉。御史中丞何澹論薦舉改官之弊。以爲多以親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關陞改官。各以四考爲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

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并。庶寒畯之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嘉泰四年四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甲子。右正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爲官莊設。卽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斗升之種戶種給于民。散斂之擾。率以爲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監司一人。遍行郡縣。應有營田去處。核實均放。其帥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榷者。並許按核以聞。上曰。卨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爲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于斂民之爲虐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詔淮北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勁萬人。時錡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造軍器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郡邑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蠲其數目。詔工部措置。

是月。宜章洞民駱科、文遂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月。今依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湖南安撫司所申附此月末。

十有二月　案是月辛未朔。癸酉。左朝散郎李若谷爲司農寺丞。若谷、若水兄也。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趙鼎事實曰。謝祖信坐章氏子壻出知潭州。祖信至家。大詬其妻凡數日。曰。爾家累我。以致抑鬱而死。祖信守潭州。具去年六月。

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册寶于慈寧殿。寶用金。册以珉石。册文參知政事孫近所撰。而上自書之。禮畢。上遙賀于宮中。羣臣遙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章疏非已施行者。及邊防攻守策事。並毋得雕印。尚書禮部侍郎蘇符權禮部尚書。仍兼

資善堂翊善。中書舍人林待聘試給事中。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起居郎李易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移漳州居住。左通議大夫王庶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學士。皆用明堂恩也。言者奏庶之飾奸惑衆。彥質之敗事誤國。罪皆顯著。今遞牽復。恐天下之人心不能無疑。又言鼎之罪惡類入于毋將十惡之誅。恐難以常法從事而行原赦。命乃寢。庶大中寢命在己丑。鼎寢命在壬辰。

丁亥。祕書少監朱翌試起居舍人。仍兼實錄院檢討官。司農少卿李若虛試司農卿。故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于朝。詔贈官。特賜謚。太常議謚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跡顯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據法。忠植當謚曰忠。然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謚法。能濟于志曰義。義能固守曰節。請改謚義節。從之。忠植再定謚在明年二月丙申。今聯書之。

戊子。左朝請郎勾龍如淵復敷文閣待制。左朝奉郎劉一止、呂本中復祕閣修撰。並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周葵復直祕閣。

辛卯。祕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待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監廣州都鹽倉施庭臣復直祕閣。與宮祠。皆用刑部檢舉也。言者奏本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庭臣失尊君之禮。於是二人復職之命

皆罷。本中寢命在是月癸巳。庭臣寢命在明年正月乙丑。

癸巳。武略大夫耿著後爲左武大夫。用韓世忠奏也。樞密院效士吳惕特補下州文學。惕、河南人。用守將李輿薦而有是命。

甲午。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爲廣州觀察使。

乙未。婕妤張氏、才人吳氏並進封婉儀。言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使令。便可抽擢。何用薦舉耶。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便人合理者。裒爲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五卷。十九年六月戊午成書。詔左承事郎陳淵已復直祕閣指揮勿行。以言者論淵與呂本中。各以朋比得罪。不當與詿誤之人一槩湔祓故也。

丙申。新除權尚書工部侍郎郭孝友卒。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右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王傃卒。以久攝本院檢詳。特官其子一人。後不能爲例。

丁酉。命殿前司前軍統制王滋捕東陽縣魘賊。上命大臣諭滋毋多殺。未幾賊平。

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牢。祫享以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棫請也。始以殿室隘狹。祫與時享並用一羊。至是殿室已展修。故棫有請。

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

州。晚年猶嗜色。每諸將招之飲。必使妻女奉觴爲壽。世忠留連酣醉而後歸。通忿之。臨安有甲妓韓婉者。美而慧。通以力致之。世忠聞而屬意。通不能吝。遂獻於世忠。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于通家。世忠暫臥。通以手拔其佩刀。宗儀搦其手曰。不可。世忠覺。大驚。奔馬而歸。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叶。世忠卽召通斥爲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爲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卽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血。衆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水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悔之。按世忠生日在此月癸巳。不知通死以何日。故且附月末。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砦。李成以蕃漢數萬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爲敵汚者。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齎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志不可屈。乃卽山下屯兵積糧。爲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是歲。河南王忠民卒。忠民旣辭祿。事具紹興三年。依董先于豫章。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之僞境。俄而知常爲候人所執。忠民坐是編置閩中。未幾得釋。金歸河南之歲。三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罷歸。及是攜家來居臨安而卒。年七十五。此據林泉野記修入。金人旣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

始耕屯田軍及女眞、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衣焉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至此不廢此據張棣金國志修入不得其年故附于取河南之後